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第

王 雲 五 主 編

瓦 輪 斯 丹

(上)

席 勒 爾 著

胡 仁 源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五輪斯丹

上

著者 藤野 野矢
編輯 仁村

東京 世界書局

瓦輪斯丹

目錄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一
第二本	畢各洛米尼	五一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一七五

瓦輪斯丹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共一幕

登場人物

德茲克馬鎗聯隊的排長

德茲克馬鎗聯隊的喇叭手

狙擊兵

警吏

兩個霍爾克軍隊的騎馬獵兵

白特勒騎兵隊的龍騎兵

第一本 瓦輪斯丹之兵營

瓦輪斯丹

梯芬巴克聯隊的鎗手

瓦隆尼聯隊的帶甲騎兵

郎姆巴的聯隊的帶甲騎兵

克魯爾登

烏蘭倫

新兵

農人

農人的兒子

加布茲教會的牧師

營中小學的教師

營中的女酒保

女侍

營中的小兒

笛手

地點 在波罕米亞的皮爾森城市前面

第一場

布景 賣酒的天幕，前面有一個雜貨同買賣舊貨的小肆。各種顏色及標誌的軍人，往來擁擠，所有棹上均已滿座，克魯爾登同烏蘭倫在煤火上煮物，營中的小兒等正在一個大鼓上面擲骰子玩耍，幕內有唱歌的聲音。一個農人同他的兒子上。

農人的兒子 父親，我們祇管同這些軍人混在一起，恐怕沒有什麼好的結果。他們都是很強橫的人，只有希望他們不要傷害我們的身體。

農人 怎樣？他們再也不會把我們吃掉，他們也都稍爲曉得一點輕重的。你看見嗎？這裏有許多新到的人，剛纔從沙爾同曼恩地方來的，帶來了許多擄獲物品，都是很難得的東西！祇要稍爲用一點狡猾手段，這些都是我們的了。從前那個大尉，將他同伴刺殺的，留下給我一對很好的賭具。我

今天想要試試，看他是不是還有從前的力量，你祇要做出一個很可憐的樣子，他們都是極容易對付的。他們喜歡巴結同恭維，只要這樣的騙他，一切事情都完結了。他們整批的把我們掠奪，我們只好這樣的一點一點拿回。他們用粗暴的武力，我們只得用這樣欺騙的方法，慢慢對付（幕內有唱歌同歡笑的聲音）他們還這樣的快活——上帝可憐！一切都是農民的膏血。現在已經是八個月了，他們占據人民的家屋，所有各處田地上面，不見一根草芽，一片足跡，使我們飢餓困苦，幾乎要咬食自己的骨頭。比薩克遜人占據這裏的時候，不知更要壞得幾何。他們自己還要稱爲皇帝的軍隊——

農人的兒子 父親，那裏有兩個從廚房裏出來，看上去好像不見得有什麼東西。

農人 這是波罕米亞的本地人，現在德茲克的馬鎗聯隊裏面，住在這裏已經好久了。在這裏面是最壞的人，自己非常傲慢，好像他們的身分，不應當同我們農民共在一起似的。但是那裏有三個狙擊兵，正圍繞火鏢坐着，看上去好像是泰伊羅的人。快來！我們試試他看，很快活的朋友，願意隨便談話，穿着得很是乾淨，總應當還有幾文。（向天幕走來）

第二場 以前各人排長喇叭手烏蘭倫

喇叭手 那個鄉下人要點什麼？快走開，渾蛋！

農人 先生，給我一點吃的同喝的！我今天還沒有嘗過一點熱的東西。

喇叭手 這些東西，總永遠是要吃要喝。

烏蘭倫（手拿一個玻璃杯）沒有吃過早飯？拿去喝，你只狗！（將農人牽向天幕裏去；此外各人

向前面走來。）

排長（向喇叭手說）你說，人家今天，一點沒有原故，發給我們雙份餉銀，單是要我們過一點快活日子嗎？

喇叭手 今天是公爵夫人來到這裏，同了郡主小姐——

排長 這不過表面的原因。這個軍隊，從各處地方，在這裏皮爾森集合攏來，人家要拿一點好的香餌，誘致我們，使我們覺得十分滿意，同他更親密的結合起來。

喇叭手 是的，現在是又有什麼事體，正在那裏進行。

排長 這許多的官長同軍隊的首領——

喇叭手 這不是什麼尋常的事情，我覺得。

排長 他們這麼多的人，都在這裏聚集——

喇叭手 有好久的時候，沒有看見這樣的聚會了。

排長 還有這些祕密私語，同使命的往來——

喇叭手 是的，是的！

排長 還有從昨天起，我們到處看見由維也納來的那個有假髮的人，帶上黃金的鑰匙，那個一定有什麼意思，我敢說。

喇叭手 又是一個偵察的獵狗，當心點，他又來追逐公爵了。

排長 你看得出嗎？他們不相信我們，怕公爵祕密的面貌。他們覺得他已經爬得太高，要想把他扳倒下來。

喇叭手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他扶住，我們大家都是這樣想法，同我和你一樣。

排長 我們的聯隊，同此外的四個，公爵的連襟德茲克所統帶的，在這裏軍隊當中，最有決心。他自己同我們比較接近一點，所以我們對於他加倍的親密，絕對的服從。所有官長，全是他自己的人，都可以將身體生命，完全爲他犧牲的。

第三場 以前各人，克魯爾登手中拿一個頸飾，狙擊兵跟上。

狙擊兵 克魯爾登，你從什麼地方偷來這個頸練？拿來給我！這個你是沒有什麼用處的。我拿一對手鎗，同你交換。

克魯爾登 不行，不行！你想又要來騙我了。

狙擊兵 那麼！我再加上這個藍色便帽，這是我剛纔從轉盤上贏得來的。你看見嗎？差不多同新的一樣。

克魯爾登 （將頸練在太陽光下玩弄）這個都是真珠同寶石做成的。你看，他在太陽底下這樣的閃光！

狙擊兵 （將頸練去取）我再給你這個軍用水壺，（看頸練）我不過喜歡這個好看罷了。

喇叭手 你看，克魯爾登怎樣的受他欺騙！（向狙擊兵說）快分給我一半，我就不開口了。
克魯爾登 （將便帽戴在頭上）你這個便帽，我到是很中意的。

狙擊兵 （向喇叭手暗示）我們現在交換好了！這裏各位都是證人！

第四場 以前各人，警吏。

警吏 （走近排長的身邊）這是怎樣的，老兄？我們還要儘管在這裏烤火嗎？敵兵已經在四面集合攔來了？

排長 爲什麼這樣的性急，警吏先生？現在道路還不好走呢。

警吏 我到不是。我坐在這裏是很安逸的。但是剛纔有急使到這裏來，說是雷更斯堡已經失守了。
喇叭手 那是我們立刻可以奪回來的。

排長 真好，還替巴維利亞援救他的地方嗎？他同公爵是這樣的仇人？我們纔沒有這樣的熱心呢。
警吏 你是這樣的意思？——你恐怕沒有曉得完全的事情呢！

第五場 以前各人，兩個獵兵，稍運，女酒保，營中小兒，教師，女侍上。

第一獵兵 你看，你看！我們在這裏又遇着很有趣的同伴了。

喇叭手 這個綠色的是什麼外套穿起來到是很漂亮並且很大方的。排長，他們是霍爾克的獵兵；這個銀線帶，不能訂在普通的衣服上面。

女酒保 （送酒上來）前途的幸福，先生們！

第一獵兵 怎樣？奇怪！這不是布拉斯偉的果斯特爾嗎。

女酒保 一點不錯！你就是伊次賀那個長彼得麼？把你父親的金錢，同我們聯隊一起，帶了到格盧克城市來，在一個極快樂的晚上——

第一獵兵 而且就此將筆桿掉換了鎗桿。

女酒保 喂，那我們真是老朋友了！

第一獵兵 而且我們在這裏波罕米亞地方，又會碰見。

女酒保 今天在這裏，老哥，明天又到那裏——好像一個兵營的粗婢，在各處地方飄流轉來，這些時候，已經走了許多地方了。

第一獵兵 這個我們可以相信，顯然看得出的。

女酒保 我們驅逐孟斯菲爾的時候，我跟隨行李車輛，一直走到泰姆斯瓦爾。後來同菲履得蘭的軍隊，駐在斯託拉爾重德前面，在那裏我的營業，完全失敗。又隨塞克爾斯到了曼安瓦地方，跟了菲履亞再從那裏回來。又跟了一個西班牙聯隊，到鏡特地方旅行一次。現在我又要到波罕米亞來試一下看看，想要收回一點從前的舊賬——看公爵是不是可以叫我多得幾文。那裏就是我的營業的天幕。

第一獵兵 現在我們大家又聚攏在一起！但是你把那個蘇格蘭人，丟在什麼地方去了，你從前常同他在一起的？

女酒保 那個壞人！他騙得我真好。現在已經走了！所有的東西都帶了去，我只算就留下我一個身體。他並且丟給我這個小東西！

小兒 （跳躍的走來）母親，你又在那裏說起我的爸爸嗎？

第一獵兵 真正笑話，皇帝還得贍養他們，軍隊裏總是一竟的生出小孩兒來。

小學教師（走來）快回到學校裏去開步，孩子們！

第一獵兵 他們也是怕看見那個狹仄的小屋！

女侍（走來）姨媽，他們要去了。

女酒保 就來，就來！

第一獵兵 喂，這個小東西是什麼人？

女酒保 那是我姊姊的女兒——從德意志來的。

第一獵兵 哦，到是一個可愛的姪女（女酒保下）

第二獵兵（將她抱住）你就在這裏陪陪我們罷，好孩子。

女侍 我還要到那邊去伺候客人（自己掙脫走下）

第一獵兵 這個小孩兒到真是不壞——還有他那個姨媽——真了不得！這些軍隊的先生們，怎

樣對於這種下等女人發迷！大家都很知道社會的情形，同光陰的怎樣飛逝，但是我們還不能不繼續這樣的生活（向排長同喇叭手說）恭祝你們的健康，各位先生——讓我們也在這裏坐

一會兒。

第六場 獵兵，排長，喇叭手。

排長 我們真要謝謝。心裏高興極了。我們居然回來。又到波罕米亞來了。

第一獵兵 你們很暖熱的坐在這裏。我們還在敵人的地方，真是非常不舒服的。

喇叭手 人家不見得尊敬你們，你們是太漂亮了。

排長 不錯，不錯，在一班社會當中，人家對於你們諸位先生，都不見得特別的稱讚。

第二獵兵 你快不要講了！這是從那裏說起呢？克魯爾特的人，另有一種癖性，我們不過稍爲學了

一點樣子。

喇叭手 你們在領襟上面，有一個很乾淨的尖頭，褲子是怎樣的整齊清潔的襯衣，羽毛的軍帽這

種到底有什麼用處呢！有福氣的平民，纔應當這樣的修飾，在我們當中，是從來沒有的。

排長 就是這樣，所以我們是非履得關的聯隊，人家對於我們，應當特別的尊敬。

第一獵兵 你這個話，是將我們另外的人，都輕看了，我們一樣用他的名字，同是他的部下。

排長 不錯，你們也是隸屬於全體的。

第一獵兵 難道你們又是全體當中的特別種類嗎？我們彼此的分別，就完全在這個外套，但是我仍舊願意永遠穿我這個。

排長 獵兵先生，我是替你們覺得可惜，你們是同農民一起，常住在外面的；上等的舉止，正當的聲調，是要同主帥個人，常常接近，纔可以學得到的。

第一獵兵 這種學問，恐怕是沒有什麼用處。你不過偶然窺見他咳嗽的樣子；至於他的精神，你在警衛的時候，是不會看見的。

第二獵兵 不客氣的！那個來問我們的時候，我們就是菲履得蘭部下粗暴的獵兵，而且一點不辜負這個名字——剛纔從敵軍同友軍的地方經過，穿越種植的地面，已熟的田野——人人知道霍爾克獵兵的角聲——一霎時間，遠近各處，好像洪水的迅速，我們已經在這裏了——又像黑夜的火燄一樣，在房屋中間飛躍，無人注意的時候——這裏是不能防禦，無從逃遁，所有秩序同規則，完公消滅——戰爭是毫不知道可憐的——你去問問看，我一點不是誇張的說話；在拜魯

特，在負意許蘭，在威斯法輪，凡是我們經過的地方——幾十幾百年以後，子孫的子孫，都還要說起霍爾克人同他們的隊伍。

排長 不錯，這是大家看見的！這樣放蕩的行爲，就可以造成軍人嗎？軍人應當有節度，知識，條理，以及相當的見解，正當的主張，優美的外表。

第一獵兵 自由造成軍人。對於你的偏見，我不能不說明一下——我們離開學校同教師，難道還要在軍營當中，再遇見同樣的奴隸生活嗎？我要自由的生活，閒暇的光陰，每天可以看見一點新的東西，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專注意於目前的享受——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將身體賣與皇帝，自己可以一點不要操心。引我到烈火的中間，引我到急流深水的來因河裏面——三個人當中，一定要損失一個；我也是毫無遲疑，決不回頭——但是除此以外，我要千萬要求，人家不要使我感受不便。

排長 難道你的胸中，除了這個以外，一點沒有別的希望嗎？

第一獵兵 在瑞典的古斯泰夫那裏，真是怎樣的束縛，什麼的困苦，都受盡了！他將他的兵營，變成

一個教堂，早上晨鐘一動，就要起來祈禱，晚上歸隊的時候，又要晚禱。而且有時叫我們真不高興，他還要在這些病馬的中間，自己對我們講演。

排長 不錯，那真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主人。

第一獵兵 他再也不肯放過一個女人，一定要把她立刻引到禮拜堂去。我真是有點不能忍受，所以只好走了。

排長 現在那裏也不見得還是這個樣子。

第一獵兵 所以我跑到立葵斯吞這裏來，他們正在對於馬格的堡預備戰事。這邊可是完全兩樣了！一切非常的快活，非常的隨便，喝酒，賭博，玩耍的女人，樣樣完全，真正是有趣極了！因為梯萊他知道帶兵的方法，他自己本人，是非常的嚴正，但是對於兵士們，讓他們有許多的自由，只要他自己不須耗費，他的格言，是生活同生活自由。但是命運不肯一竟幫助他——自從來勃濟墟失敗以後，在各處的情形，完全停頓，一點沒有進步。我們所到的地方，均不受人歡迎。只好一處一處的飄流轉來，從前人家的尊敬，都完全沒有了——所以我又走到薩克遜這邊，想要換換我的運氣。

排長 你現在來得正好，恰巧趕上在波罕米亞擄掠的機會。

第一獵兵 我在那裏又覺得不好。要遵守嚴正的軍紀，不像在敵人的地方，可以隨意使用權力，又要守衛皇帝的宮殿，做出許多的儀式，許多的禮節，對於戰爭，像玩耍的樣子，不能用全副的心力，來做這個事情，也不能將隨便那個完全犧牲，簡單講來，一點不能得人家的尊崇，所以我不久又覺得不能忍耐起來，若非因為菲履得蘭的軍隊，正在到處招募，我早已跑回家中，又到寫字棹上去了。

排長 你想要在這裏停留多少時候呢？

第一獵兵 不過隨便說說！只要他一天有支配的權力，我是決不會想要脫走的。軍人投靠的地方，還有比這裏更好的嗎？——這裏一切都按照戰爭的習慣，一切都很闊大的進行，而且這個精神，給予全體軍隊以生命的，有極大的力量，好像草上的風一樣，一直達到最下級的兵士，我們在這裏，能夠高視闊步，對於市民，同主帥對於貴族一樣，可以膽大的掠臂游行。這裏好像從前的時候一樣，一切的聲音，都呈活氣。這裏只有一條法令，一個罪名，就是公然的違背命令。凡是沒有禁止

的，就全是允許的；也沒有人來過問你是什麼信仰，這裏總共只有兩樣東西：就是屬於軍隊的，同不屬於軍隊的；所以我單是對於軍旗，負有一種義務。

排長 現在我很贊成你，獵兵！你說得真像一個菲羅得蘭軍隊的騎士。

第一獵兵 他統率這個軍隊，並不當做一個職務，並不認為皇帝所給予的一種權力！他並不替皇帝出力。對於皇帝，還有什麼益處呢？他擁有這些兵力，對於國家，何嘗能有什麼幫助呢？他想要造成一個軍人的世界，使國內日益紛亂，自己纔可以惟所欲為——

喇叭手 不要響，那個敢說敢說這樣的說話！

第一獵兵 我怎樣想，就是要怎樣說的，說話是自由的，我們主帥是這樣說過。

排長 他是有這個說話，我在旁邊，聽見過好幾回了。「說話是自由的，行為是無聲的，服從是無目的。」

第一獵兵 他的說話是不是這樣，我並不知道；不過事實確是如此，同他的說話一樣。

第二獵兵 他的戰爭的幸運，不同別人一樣，會得忽然改變的。梯萊已經失去他的榮名，但是在菲

得履蘭軍旗之下，我知道一定是永遠勝利的。他收伏了命運，所以命運一定助他，那個在他旗幟之下作戰，都有特別神力的保護，因為人人知道，菲履得蘭從地下雇用了一個魔鬼，替他出力。

排長 他不容易傷害，那是毫無可疑的；因為在劉鎮血戰的時候，他騎馬到火線上而，很膽大的往來巡視，他的帽子，皮靴，衣裳，均被彈子打穿，大家看見很清楚的痕跡；但是一點不能傷損他的皮膚，因為他有一種魔術的藥膏，保護自己身體。

第一獵兵 你真要故意說得十分神奇！他穿了一件麋皮的襯衣，那個是鎗彈不能洞穿的。

排長 不對，那是一種魔草的藥膏，用了咒語煮成並烘乾的。

喇叭手 這都不是什麼好的事情！

排長 人家說，他從星象上面，可以看出將來的事情，近的同遠的；但是我更曉得清楚一點，這是什麼原故。有一個灰色的小人，總是在夜深的時候，從一個祕門，走到他那裏去；警衛的兵士，常常向他詰問，而且每次這個灰色小外套出現的時候，必定立刻有什麼重大的事情發生。

第二獵兵 是的，他這樣同魔鬼交接，我們也可以因此多過一點快活的日子。

第七場 以前各人一個新兵一個市民龍騎兵上

新兵（從天幕中走出，頭戴鐵胄，手拿一個酒瓶，）伯伯叔叔們再見！我當兵去，再不會回來了。

第一獵兵 你看，那裏他們帶來一個新人！

市民 哦，你當心一點，弗朗瑟！這樣你是要後悔的。

新兵（唱歌）大鼓與橫笛，戰爭的聲音！

奔馳與侵掠，世界上任意遊行，

乘肥馬，帶長劍，遠近都走遍，

快樂與優遊，如飛鳥之自由，

在花木上面，在天空中間！

伊呀！我跟隨菲履得蘭的旗桿！

第二獵兵 我看，這是一個很好的伴侶。（大家同他招呼）

市民 哦，讓他去罷！他是一個好人家的孩子。

第一獵兵 我們也不是都在街路上面拾得來的。

市民 我同你們說，他還有資財同產業。你看這裏，他的衣服是很好的材料。

喇叭手 皇帝的外套，是最高標誌。

市民 他承受了一個小的便帽工廠。

第二獵兵 一個人的志願，纔是他的幸福。

市民 從他祖母那裏，還有一個押店同小鋪子。

第一獵兵 咄，那個是做火柴生意的！

市民 從他寄父那裏，還有一個小酒店，窖內存有二十桶的好酒。

喇叭手 這個他可以分給他的伙伴。

第二獵兵 你聽！我們定要做一個同營的弟兄。

市民 他丟下一個愛人，正坐在那裏哭泣悲傷。

第一獵兵 一點不錯，這個表示他的鐵石心腸。

市民 他的祖母，恐怕要傷心死去。

第二獵兵 那就更好，他可以立刻把她的產業承繼。

排長 （很鄭重的樣子走來，將手擱在新兵的鐵盔上面。）你看！你是真想得好極了，拿這個鐵盔，這個劍帶，完全裝成一個新的人物，可以同這裏大衆合在一起。你現在一定有一個很高尚的精神存在——

第二獵兵 尤其是不要省掉一點金錢。

排長 你的船現在正要向幸運的途程上，開始行動；世界全體，都在你的前面展開。一個人沒有膽量，是不能有希望的。尋常市民的職業，是弛緩的，是無用的，同磨坊的老馬一樣，永遠祇在一個圓周上盤旋。軍人可以達到一切的地位，因為戰爭是現在世界上惟一的解決方法。你倒朝我看看，穿上這個衣服，我拿着皇帝的木棒，所有世間的軍隊，你要曉得，在這個木棒之下，都不能不向前進行；就是帝王手中的王節，也不過是一個木棒，這是人人所曉得的。一個人只要能夠做到排長，就已經站在最高權力的梯級上面，你也可以希望達到這個地步的。

第一獵兵 若是他只要能夠讀書，能夠寫字。

排長 我還可以給你一個現成的例證；是我以前自己經過的。這裏有個龍騎兵軍團的首領，叫做白特勒，三十年以前，在來因流域的克龍地方，我們站在同等的地位，現在人家叫他少將了。他自己已有這樣非常的進步，使世間都知道他的威名；但是我的地位，現在仍舊同以前一樣。是的，還有菲履得蘭自己，你看，我們的首領，我們極尊貴的主帥，現在他有無限的權力，起初也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貴族，因為他信託戰爭的女神，所以能夠造成現在的偉大，皇帝之下，他就是第一人，而且誰知道，他將來還要達到什麼地位。（很狡猾的樣子）因為每日的光陰，都還沒有到晚上呢。

第一獵兵 是的，他從前由很小做起，現在是這樣的偉大了。以前在阿爾多甫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學生，過一種很放浪的學生生活，不久就誤將他的助教刺死。紐倫堡的先生們，隨隨便便定他一個禁錮的罪名；那時候有一間新造成的小屋，第一個住進去的，就要用他名字。但是你曉得他怎樣呢？他很聰明的弄一只狗先走進去，這個屋子，一直到現在，還是用狗的名字，這裏就顯出他是一個聰明的男兒。我們主帥所有的偉大事業當中，我就是對於這件小事，最為歡喜。（女酒保正

在一旁等候第二獵兵同他調戲)

龍騎兵 (走到他們的中間) 朋友，你就這樣算了罷。

第二獵兵 那個死人要來干涉我們的事情！

龍騎兵 我可以同你說明，這個女人是我的。

第一獵兵 他到要想獨占一個寶貝，龍騎兵，你還是發狂了嗎？你說！

第二獵兵 軍營裏應當要點好看的东西，一個女人的美貌，應當同太陽的光線一樣，是要大家共

有的！(同她接吻)

龍騎兵 (將她拉開) 我再同你說一遍，我不能答應這個。

第一獵兵 有趣，有趣，這裏是困難來了。

第二獵兵 你要來尋事嗎？我等好在這裏。

排長 不要鬧了，先生們！接一個吻是不要緊的！

第八場 礦夫們走上，跳華爾式跳舞，起初稍緩，後來逐漸變為極快。第一獵兵同女侍，女

酒保同新兵共舞；女侍忽然脫身，獵兵在她的後面，誤將剛走上來的牧師捉住。

牧師 這裏正在十分起勁，我也要來看看這還是一個耶穌教的軍隊嗎？我們是土耳其人呢？還是從未受洗禮的人呢？禮拜日這樣的玩法，那裏還曉得有什麼上帝。手痛的風疾，爲什麼不快降在他們身上？現在是什麼時候，還可以這樣的狂飲宴會，同遊戲嗎？你們爲什麼站在這裏只管袖手旁觀？戰爭的烈焰，已經布滿多腦流域，巴維利亞的防禦，已經完全破壞，雷更斯堡，已經落在敵人的手中，這個軍隊，還永遠逗留在波罕米亞！大家只顧吃喝，一點不知道憂急，注意酒瓶，過於戰具，磨鍊脣齒，勝於刀劍，只願在這裏與女人周旋，不肯在戰場上同敵人相見。將神聖的宗教，葬送在劫灰中間，只顧軍人自己的袋裏裝滿。現在真是一個可以痛哭，可以悲傷的時候，天上降下種種的災異，血紅色的戰袍，從雲霧中下垂，彗星同筈掃一樣，恨可怕的由天體中間射出，世界全體，成爲一個淒慘的房屋，錦繡的山河，變爲貧苦的地獄，幸福的德意志人民，變爲塗炭的生靈——這是什麼緣故呢？我可以同你說明：這些就是表現你們的過失同罪惡，官長同兵士們，殘暴行爲，及不信宗教的結果。因爲罪惡同磁石一樣，可以將鐵屑吸到地方上來。災難跟隨罪惡，猶如眼淚跟住

生意，在U的後面，一定就是 *W.O.P.*（痛苦）這是按照 a b c 的次序來的。

一個人如何能夠戰勝。若是不聽說教，不行祈禱，永遠住在酒店的中間？福音上的婦人，尋得她失去的金錢，沙屋爾尋着他的父親伊色爾，尤索夫尋着他清白的弟兄；但是若果那個要在你們軍人當中，去尋敬畏上帝，謹守秩序，謙卑自牧的人，恐怕就點上整百管的燈籠，也未必能尋出幾個來。好像福音書上說的，一個教士走到荒野中間，遇見許多軍人，他們知道自己的罪惡，請他代為懺悔，他們問他：我們怎樣纔能得到幸福呢？他說道：若是你們不敲剝同壓制人民，不罵人，不說謊，拿正當的俸給，自己滿足，並且除去一切不良的習慣。有一個戒律說，你不可以輕易說出上帝的名字！我們還有什麼地方，更比這裏菲履得蘭軍隊當中，可以常聽見褻瀆神明的嗎？每一個雷聲，一次電閃，你們都可以隨便咒罵，任憑你在各處鈴聲震耳，也不容易尋出多少祈禱的人來。我同你說，一個人對於上帝，不可以隨便開口，如同對於一個十字架一樣！你知道瓶內的水，現在已經裝滿，立刻就要流出來了。

還有一戒說：你不可以盜竊。你們到是官行，這個說話，因為所有一切，都是公然奪取的。在你們的

馬蹄同鷹爪之下，在你們的詐取同豪奪之間，金錢不能祕密的藏在箱內，小櫃不能安然住在母牛的腹中，你們拿了雞蛋，並且連鷄一起帶走。宣教師是怎樣說的？你們應當拿應有俸給，自己滿足。但是誰人還能稱讚他的臣僕，若果咒罵是從上面來的！肢體既是這樣，頭腦也完全相同！誰也不能知道，他究竟是信從甚麼的！

第一獵兵 牧師先生！我們兵士，你可以儘管罵去，不要在我們面前，將主帥妄言侮辱。

牧師 他是這樣一個的阿海勃同耶羅賓，將衆人由真實的信仰，變爲虛偽的偶像崇拜。

喇叭手同新兵 這些話再不要教我們第二次聽見！

牧師 這樣一個驕傲同狂妄的人，要將所有的宮殿完全占據，他口中全無神明，早已遠近皆知，他一定要占有斯託納松城市，無論他們是拿鏈條鎖在天上。但是他子彈的射擊，終於無效。

喇叭手 沒有人止住他的謾罵嗎？

牧師 這樣一個驅使魔鬼的人，同倍特露斯一樣，同他的主人反對，因爲這個原故，所以他不能聽

見雄鷄的啼聲——

兩獵兵同時說：「牧師，現在你說得儘夠了！」

牧師：「這樣一個狡猾的狐狸——」

喇叭手同兩個獵兵（走近他的身旁）：「不許再講！你是不要性命了！」

克魯爾登：「站在那裏，牧師，你不要害怕，儘管講你的說話，讓我們大家聽聽。」

牧師（喊得更高聲）：「這樣一個傲慢的人，一個罪惡的源泉，可恨的異教徒，他自稱爲 *Wallo-*

stein；不錯，對於我們 *Stein* 大眾，他真是一個 *stein*（石像）人人所敲擊同咒罵的，若是

皇帝讓 *Friedland* 保有他的權力，這個 *Land*（國度）永不會有 *Fried*（和平）的日

子。（他說出最後幾句的時候，聲音特別提高，同時他慢慢後退，克魯爾登阻住其他的軍人，不使到他的身旁。）

第九場 以前各人，獨牧師不在。

第一獵兵：「告訴我，這是什麼意思，他說起什麼雄雞，主帥不能聽他的啼聲的？我想這個話不過是故意形容他罷了？」

排長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不是沒有原因的，主帥生來有一個特別敏銳的聽覺，他不能聽見貓叫，並且聽見雄雞的啼聲，覺得十分恐怖。

第一獵兵 這個他是同獅子一樣的。

排長 一切都要寂然無聲。衛兵均接有這樣的命令，因為他一竟在那裏思想非常深祕的事情。

聲音（天幕內騷動）拿住他，這個惡人快打快打！

農人的聲音 救命可憐喲！

另一聲音 不要鬧了！靜一點！

第一獵兵 豈有此理！又在那裏相打起來了！

第二獵兵 我非得去看看不可！（跑進天幕內）

女酒保（從內走出）惡人同盜賊！

喇叭手 女主人，什麼事情使你這樣熱心？

女酒保 這個惡漢！這個強盜！這個到處遊蕩的人！竟會跑到我營帳裏面來！在各位軍官面上，真使

我慚愧極了。

排長 小妹妹，到底是什麼事情？

女酒保 你說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們捉住一個農人，身邊帶有假的賭具。

喇叭手 你把他同他的兒子都帶到這裏來罷。

第十場 兵士們把農人引上。

第一獵兵 這個應當絞死他！

狙擊兵同龍騎兵 送到監獄裏去！送到監獄裏去

排長 有一個命令新近纔公布出去。

女酒保 在一個鐘頭之內，我看他就要絞殺了。

排長 不好的職業，自然有不好的報酬。

第一鎗手（同另一個說）這種也真是出於無可奈何。因為你看，人家弄得他們生路斷絕，使他

只有去偷竊的一個法子。

喇叭手 怎樣？怎樣？你還要幫他說話嗎？這只狗！你要幫助他嗎？

第一鎗手 農人也一樣是一個人——我這樣說。

第一獵兵 (向喇叭手說) 讓他去罷！是一個梯芬巴克的人！一個小經紀人！他在勃里噓守衛營內，很知道什麼是戰爭所需要的。

第十一場 以前各人帶甲騎兵。

第一帶甲騎兵 不要鬧了！這個農人有點什麼事情？

第一狙擊兵 那是一個惡人，他用欺騙的方法誘人賭博！

第一帶甲騎兵 他騙掉了你什麼嗎？

第一狙擊兵 可不是嗎！他把我完全騙光了。

第一帶甲騎兵 怎樣？你是一個非履得蘭的軍人，能夠這樣不顧身分，去同鄉下人賭博嗎？你看他拚命的逃去了？(農人走脫，此外各人聚攏來。)

第一鎗手 遇事直捷痛快，是最有決心的，這種人我非常贊成。他是那裏的人？不像波罕米亞的土

著。

女酒保 他是一個瓦龍人。應當尊敬他，因為他是巴奔海依母的帶甲騎兵。

第一龍騎兵 (加入談話) 那個青年的畢各洛米尼。現在統率他們。自從劉鎮戰事，巴奔海依母死去以後，他完全依自己的力量升為大佐。

第一鎗手 他們已經先得到什麼獎勵嗎？

第一龍騎兵 這個聯隊，是先得到一點。他總是每次第一功勞。他現在已經有自行審判的權力，非履得蘭總是特別歡喜這樣的。

第一帶甲騎兵 (向另一個說) 那是確實的嗎？你聽見那個說的？

第二帶甲騎兵 這是我聽見大佐親口說的。

第一帶甲騎兵 碰見鬼了！我們又不是他養的狗。

第一獵兵 有點什麼事情？這種生氣的樣子。

第二獵兵 是什麼事情，先生們，同我們大眾都有關係的嗎？

第一帶甲騎兵 這個說出來，不見得那個能夠高興（軍人都走攏來）他們要想把我們借與荷
蘭人帶甲騎兵，獵兵，同騎兵的鎗隊，總共八千人馬。

女酒保 怎樣？怎樣？我們又要出去奔走嗎？剛剛昨天纔從弗蘭武登回來。

第二帶甲騎兵 （向龍騎兵說）你們白特勒的聯隊，也要同去的。

第一帶甲騎兵 並且將我們瓦龍的隊伍分散。

女酒保 咳，這個是最好的騎兵隊伍！

第一帶甲騎兵 我們還要跟他到梅蘭得去。

第一獵兵 那個皇子那真是可笑極了！

第二獵兵 那個教士那纔是碰見鬼了！

第一帶甲騎兵 要我們丟掉菲履得蘭，他待兵士這樣好的，跟了那個殘忍的西班牙人，我們心裏

最恨的，到戰場上去嗎？不行，那是決不行的！我們情願跑掉。

喇叭手 該死的東西！我們到那裏去做什麼？我們將我們的血買給皇帝，並沒有買給紅帽子的西

班牙人。

第二獵兵 單是因為菲履得蘭的說話同信用，所以我們纔來做這裏的騎兵；不是因為對於他的感情，我們那裏曉得什麼皇帝。

第一龍騎兵 我們這個軍隊，不是菲履造成的嗎？他的幸運應當引導我們。

排長 你們要曉得，你聽我說，專是空講是沒有用處的。我比你們大眾，都看得遠一點，這個後面，還有很壞的事情。

第一獵兵 聽這個命令的書本，大家不要開口。

排長 果斯特爾小妹妹，請你先替我斟上一杯熱酒，讓我潤潤喉內，我再同你們說我的意見。

女酒保（替他斟上）這裏，排長先生！你真使我恐慌，我希望這個後面，沒有什麼很壞的事情！

排長 你看，各位先生，一個人專就最近的想，固然是很好的；但是要講到關於主帥的事情，我們不能不將全體細想一下。我們都自稱為菲履得蘭的軍隊。市民要替我們預備房屋，供給飲食，農民要替我們牽馬裝車，幫助我們搬運行李，他們儘管反對，是毫無效力的。若是我們派遣一個七人

的小隊到一個極遠的村莊，他們在那裏，就是一個政府的機關，可以隨意的徵發各種供給。這般東西！他們自然痛恨我們，情願看見魔鬼的面孔，不願看見我們的黃衣徵收人員。爲什麼不把我們立刻趕走呢？就是因爲他們還得想想我們的人數，他們用棍棒，同我們用刀劍一樣，爲什麼我們可以輕視他們呢？就是因爲我們全體，做成一個可怕的多數！

第一獵兵 是的，是的，力量就在這個全體上面！菲履得蘭在八九年以前，替皇帝召集這個大軍的時候，他就很明白這點道理。他們起先只要一萬二千人數；他說，這個我恐怕不能供給；但是我想要招募六萬人數，我知道，他們一定不會餓死的。這樣我們才成爲菲履得蘭的部下。

排長 我有一個比方，譬如我手上的五個指頭，若將右邊頂小的一個截去。那麼我就不過損失一個指頭嗎？不是，我同你說，我的手已經完全失掉了！所剩下的只是一點碎片，絲毫沒有價值。這個八千馬隊，他們要帶到弗蘭登去的，在這個軍隊當中，好像一個小的指頭。我們還是由他帶去，自己這樣安慰，以爲我們不過失去五分之一的力量嗎？不對，一定全體都要完結了。我們失去使人恐懼同敬畏的魔力，農民恢復從前的氣燄，維也納政府，又要限制我們的住所，規定我們的食料。

又回復從前討飯的情形。政府若是這樣對待我們同主帥，他不是沒有經驗的人，那裏還能維持多少時候，不是全體完結了嗎！誰還能夠幫助我們取得金錢？誰還能夠替我們維持原有的契約？誰還有這樣能力、智慧、迅速的決斷、堅定的手腕，再將這個破裂的軍隊重新組合攏來呢？譬如——

——龍騎兵——你說你是生在那一國的？

第一龍騎兵 我是從西白寧遠道來的。

排長（向兩個帶甲騎兵說）你，我知道，是一個瓦龍人；你是一個威爾許人，我從聲音裏聽得出來。

第一帶甲騎兵 我是那裏人？我自己就從來沒有知道；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被他們偷出來的。

排長 還有你也不是這個近處的人？

第一鎗手 我是非待爾湖邊布曉地方的人。

排長 還有你的同他鄰居嗎？

第二鎗手 我是瑞士人。

排長（向第二獵兵說）你是那一國的人，獵兵？

第二獵兵 在威斯馬爾的後面，是我的老家。

排長（指喇叭手說）還有我同他兩個，是這的哀格爾的人。現在那個能夠看出，我們是這樣從東西南北湊合攏來的嗎？我們看起來，不是好像同出一源的嗎？我們對於敵人，不是萬眾一心，好像完全鑄成一片的嗎？我們不是好像一個輪盤，一言一動，都是互相關連的嗎？是那個把我們這樣鍛合攏來，永遠不能分開的？沒有別人，就是這個瓦輪斯丹！

第一獵兵 現在我們彼此這樣很好的同在一起，我今世再也不會想到，有一天要走開的。

第一帶甲騎兵 我很贊成排長的說話。他們要想握住軍事的命脈，將軍人壓制下去，纔可以由他們任意支配。這是一個陰謀，一種計策。

女酒保 是一個陰謀？上帝可憐！先生們是不能還賬的了。

排長 那個自然，一切都要破產。有許多領袖同長官，都是自己拿出錢來，召募軍隊，希望將來有極大的好處。若是公爵一倒，大家都要守住自己的金錢了。

女酒保 哦我的救主這真是耍命了。軍隊中有一半的人都在我的眼上那個伊峻洛尼伯爵最喜歡欠債的人，他一個人就還欠我二百金元。

第一帶甲騎兵 現在應當怎樣辦法，朋友？只有一個法子，還可以救濟我們：聯合起來，人家自然不能傷害；我們大家全體，擁護他一個人，讓他們儘管派人來同下命令，我們永遠守住波罕米亞地方。我們決不讓步，決不出發，同時各人注意軍人的名譽。

第二獵兵 我們決不能由他隨便引到各處地方，讓他來，讓他試試看！

第一鎗手 先生們，仔細想想看，這是皇帝的意思，同他的命令。

喇叭手 我們同皇帝並沒有很多的關係。

第一鎗手 你再不要同我這樣說罷。

喇叭手 但是實在是這樣情形，像我所說的。

第一獵兵 是的，是的，我也常常聽見這樣說，這裏只是非履得蘭一人，可以發號施令。

排長 他的條件同約束，是這樣的。他有絕對的權力，你們應當知道，可以宣戰，可以媾和，可以沒收

金錢和產業，可以宣告死罪，可以赦免，可以委任官長同將校，總而言之，他有一切關於榮譽的事情，這些他從皇帝自己手中得來的。

第一鎗手 公爵是有權力而且極尊貴的；但是無論如何，他到底同我們大家一樣，也是皇帝的臣僕。

排長 不對，同我們一樣嗎！這個你真不曉得了。他是一個獨立的同自由的聯邦君主。同巴維利亞的君主一樣。我在布朗第斯當衛兵的時候，不是曾經親眼看見，皇帝自己容許他不必免冠嗎？

第一鎗手 那是因為麥鏗能堡的地方，是皇帝抵押給他的。

第一獵兵 （向排長說）怎樣？在皇帝的面前？這到是很奇怪並且極特別的事情。

排長 （摸他的袋內）你們不相信我的說話，可以自己看看。（將手裏金錢拿出）這是誰的小像同印板？

女酒保 給我看看哦，這是一個瓦輪斯丹！

排長 現在你們看見了，這不是儘夠了麼？他不是一個完全的獨立君主嗎？他不是同菲爾得蘭一

樣，也製造金幣嗎？他不是也有他自己的人民同地方嗎？他自己一樣可以稱爲殿下！所以他也可以有他自己的軍隊。

第一鎗手 這個並沒有那個否認，但是我們都是皇帝的軍隊，給我們餉銀的，總是皇帝。

排長 這個話，你看，我可以同他當面直說的，不給我們餉銀的，纔是皇帝！自從這四十個禮拜以來，人家不是天天允許我們的給養，從來也沒有看見分文嗎？

第一鎗手 還有什麼！這終究是不會缺少的。

第一帶甲騎兵 各位先生不要吵了！難道你們真要打起來完結嗎？皇帝是不是我們的主人，這還有什麼爭論同疑問嗎？因爲我們極願很榮譽的做他的現役軍人，所以不願意做他的牛馬，不願意任憑教士同佞臣們隨便將我們處置。你自己說，一個主人，若是他的戰士均能傾心於他，不是最好的事情嗎？因爲除了他的軍隊以外，誰能使他成爲強大的君主？誰能替他奪取並保護這樣廣大的疆域？在他左右，同他共享安樂的人，或者自願受他的壓制。我們除了勤勞同痛苦以外，所有他的光榮富麗，於我們絲毫沒有利益，怎樣能夠對他歸心呢。

第二獵兵 所有偉大的專制君主同皇帝，都是如此，並且很聰明的。一切都可以隨意處理，惟有對於軍隊十分注重。

第一帶甲騎兵 軍人應當能夠自己感覺。若不能受人家的尊敬同禮遇，還不如仍做普通工人，更好得多。要我拚命出力，必須有什麼相當的價值。否則我只好像克魯爾登軍隊一樣的打仗——讓人家輕視我。

兩個獵兵 是的，名譽比生命更其重要。

第一帶甲騎兵 刀劍不是鋤頭，不是耒耜，誰要拿這個來耕種的，就是愚人。我們沒有插秧，沒有播種，軍人都是沒有家室，在世界上到處漂流，他不能在他自己屋內安居，城市的繁華，他只好匆匆經過，鄉村的有趣生活，青綠的原野，黃金的收穫，工作完畢後的賽祭，他只好在奔走的時候，從遠遙望。你說，若果軍人不能自己尊重自己，他還有什麼好處同價值呢？所以他一定要自己胸中有主宰，否則必至殺人放火，無所不為。

第一鎗手 上帝曉得，這真是一個淒涼的生涯！

第一帶甲騎兵 可是我也不願拿另外一個來同他掉換。你看，我在世界上走遍各處地方，對於種種的事情，都已經驗過來。我曾在西班牙君主國，貴狄許共和國，奈波立王國，各處供職，但是均不能十分滿意。我曾做過商人，武士，職工，同牧師，覺得在各種衣服當中，還是這件鐵的背心，最為適宜。

第一鎗手 那我到不能講這個話。

第一帶甲騎兵 一個人若在世界上有什麼欲望，他必須自己活動，自己忍耐；他若是志在高貴的名譽同事業，必須擔負這個黃金的重擔；他若是願意子孫環繞，享受家庭的幸福，他應當很安靜的去謀一種正當的職業，我——我是沒有這樣忍耐力的。我願意自由生存，自由死去，什麼也不要人家的，也沒有什麼給予人家。在我的馬背上對於世間，以旁觀的態度，俯視一切。

第一獵兵 贊成這恰恰是我心裏的意思。

第一鎗手 你們願意很快活的自由，從人家頭上跑過。

第一帶甲騎兵 現在是極困難的時候，朋友，刀劍已經失去了他的平衡，但是人家萬不要這樣說，

我是歡喜這個刀劍的。我在戰爭中可以做一個正當的軍人，但是我決不能受人愚弄的。

第一鎗手 使農民人人怨恨的，除了我們軍人以外，還有那個應負責任十六年中不幸的戰事，釀成的危急同困苦。

第一帶甲騎兵 老兄，在天上的上帝，也不能使人人同時稱讚。一個人滿意，此外的都感覺困苦；這一個希望天晴，別人恰巧都願意下雨；你看見危急同困苦的地方，在我看就是人生最好的日子！使市民同農人這樣的擔負，實際上，我也覺得是很可憐的；但是叫我又有什麼別的法子——你看，在這裏的情形，就好像在敵軍中間衝突一樣：飛馬前進，不顧一切，若有人，無論是誰，臥在路上，就是我的弟兄，我的愛子，他的號叫，能使我心碎的，也只好由他身上踏去，不能把他向旁邊移開。

第一獵兵 自然，那個還能問別人的事情！

第一帶甲騎兵 因為現在已經做成這樣的局面，軍人是幸運的驕子，讓我們趕快雙手捉住這個機會，因為這樣的情形已經不能很久了。有一天，和平一定忽然實現，現在的局面，完全變更，軍人勢力減退，農民氣餒增高，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回復從前的樣子。現在我們在這個地方集合，所以

我們手中還有這點權威，若果彼此分散開來，人家立刻就耍苛刻我們了。

第一獵兵 不，永遠不能讓他這樣！快來，讓我們全體共同擁護他一個人！

第二獵兵 是的，讓我們共同約定，你聽！

第一鎗手 （取出皮的錢袋，向女酒保說）小妹妹，一共是多少？

女酒保 呃，這一點可以不必說起！（她計算）

喇叭手 你真太耍好了，你儘管這樣做去，把我們都要引壞了。（鎗手下）

第一帶甲騎兵 這種人真很可惜！尋常到是一個很好的弟兄。

第一獵兵 但是這樣的想法，可是同普通的人一樣。

第二獵兵 現在我們這裏都是自己人了，說說看，我們對於這個新發生的事情，應當怎樣對付。

喇叭手 怎樣？我們一定不去就是了。

第一帶甲騎兵 各位先生，我們不可破壞紀律！現在各人回到自己營內，向同伴們委婉說明，使他們完全了解。我們還不敢走得太遠。關於我們瓦龍的人，我說是靠得住的。大家都是同我一樣的。

想法。

排長德茲克的聯隊，馬隊同步隊，完全都有這個決心。

第二帶甲騎兵（立到第一個的旁邊）郎姆巴得是不能與瓦隆軍隊分離的。

第一獵兵 我們獵兵是完全主張自由的。

第二獵兵 單是有權力的，纔能自由。我是與瓦輪斯丹同生共死的。

第一狙擊兵 魯特寧季人是跟隨大眾的，只要是舒服同有趣的地方。

龍騎兵 愛爾蘭人是跟隨幸運的星宿的。

第二狙擊兵 梯魯勒人只能替有主權者盡力。

第一帶甲騎兵 現在讓各聯隊均寫出一種意見書，表示我們全體，始終一致，任何強力同狡計，不能使我們同菲履得蘭分離，因為他是我們軍人的父母。我們很虔誠的由畢各洛米尼轉達——

我說的是那個年少的——他很明瞭這種事情，在菲履得蘭面前，說話極有力量，並且皇帝同匈加利王兩位陛下，都很器重他的。

第二獵兵 來罷！就是這樣辦法！大家全體贊成！請畢各洛米尼做我們的代表。

喇叭手，龍騎兵，第一獵兵，第二帶甲騎兵，狙擊兵（同時說）贊成畢各洛米尼做我們的代表。（大

家要走的樣子。）

排長 大家先再喝一杯，同伴們，對於畢各洛米尼表示敬意！

女酒保（拿一瓶酒來）這個不算在賬上。我自己願意請諸位的。很好的辦法，我的先生們！

帶甲騎兵 軍人萬歲！

獵兵 農民永遠供給我們！

龍騎兵同狙擊兵 軍隊前途無量！

喇叭手同排長 菲履得蘭永握兵權！

第二帶甲騎兵（唱）好好上去，伙伴們，上馬去，上馬去！

到戰場上，到自由的空際。

在戰場上，一個人還有價值。

在那裏，人心還有真誠和懇摯。

在那裏完全沒有別人，

他可以獨立不羈，自在遊行。

（在唱歌的時候，後方的軍人，在臺上聚合攏來，組成合唱隊。）

合唱 在那裏完全沒有別人，

他可以獨立不羈，自在遊行。

龍騎兵 世界上的自由，業已完全消滅，

大家只看見主人和奴隸。

虛偽和狡謀，完全支配一切，

壓迫這怯懦的人類。

誰能同死神觀面相逢，

只有軍人，是自由的英雄。

合唱

誰能同死神覲面相逢。

只有軍人，是自由的英雄。

第一獵兵

他將人生的煩惱，完全拋去，

再一點沒有恐怖，沒有憂煎；

他很膽大的同命運半路相遇；

若是今天不能遇見，還有明天。

既然明天總要遇見，今天且由他去，

我們還是先享受光陰的樂趣。

合唱

既然明天總要遇見，今天且由他去，

我們還是先享受光陰的樂趣。

（各人杯中，又斟滿一回，彼此將杯相碰後，喝乾。）

排長

從天上落下快樂的命運。

他不須憂勞，不須苦辛。

可憐的勞動者，在地中各處尋徧，

他空想將什麼寶物發見。

他發掘復發掘，一生營營，

掘到最後，將自己的墳墓掘成。

合唱

他發掘復發掘，一生營營，

掘到最後，將自己的墳墓掘成。

第二獵兵

武士同他飛馳的坐騎，

是一個可怕的客人；

他自由的來赴結婚的筵席，

只要看見燦爛的明燈，

他不用金錢，不待請求，

激烈的強取愛情的報酬。

合唱 他不用金錢，不待請求，

激烈的強取愛情的報酬。

第二帶甲騎兵 少女啊，你爲什麼這樣的哭泣悲傷？

讓他去罷，讓他向前進行！

他在地球上，沒有可以停留的地方，

不能享受真實的愛情。

漂流的命運，驅他前進，

他在世間，不能有一刻安靜。

合唱

漂流的命運，驅他前進。

他在世間，不能有一刻安靜。

第一獵兵 （將在他左右二人的手握住，此外各人，以次彼此相握，成一極大的半圓形。）

快向前去，伙伴們，馬已備好了，

戰爭的熱度，已達最高點了！

青年的血液，已沸騰了，

快向前去，趁精神還未消磨的時候。

你若是不肯犧牲生命，

是永遠不能贏得你的生命的。

合唱

你若是不肯犧牲生命，

是永遠不能贏得你的生命的。

（正在合唱的中間幕下。）

第二本 畢各洛米尼 共五幕

登場人物

瓦輪斯丹、非履得蘭公爵 三十年戰爭時奧國元帥

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 陸軍中將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奧克妥夫之子 騎兵聯隊隊長

德茲克伯爵 瓦輪斯丹的連襟 聯隊隊長

伊洛 前敵指揮 瓦輪斯丹的親信

伊峻洛尼 克魯爾登軍隊司令

白特勒 龍騎兵聯隊隊長

提芬巴克 莫那達斯 葛遲 均瓦輪斯丹部下將官

苛奈爾脫 瓦輪斯丹部下將官

騎兵上尉勞依曼 德茲克的副官

軍事顧問葵斯登堡 奧皇的特派員

巴勃提司泰散尼 星學家

菲履得蘭公爵夫人 瓦輪斯丹的夫人

戴克拉 菲履得蘭郡主 瓦輪斯丹的女兒

德茲克伯爵夫人 公爵夫人的胞妹

一個樂工

伯爵的酒窖管理人

伯爵的小使同僕役

伯爵的僕役同吹笛手

其他的隊長同軍官

第一幕 在皮爾森市政廳中，一間古哥德式的廳堂，飾以各種旗幟及兵器。

第一場 伊洛及白特勒，伊峻洛尼，同上。

伊洛 你來得很晚——但是到底來了！這樣遠的路。我們應當恕你來遲。

伊峻洛尼 我們並不是空手來的！接到報告在勳洛瓦特地方，有瑞典的運輸隊，正在途中，六百車裝滿的軍需——克魯爾登軍隊，將其截獲，我們帶了來了。

伊洛 來得正好，可以供給這裏的盛會。

白特勒 這裏已經很熱鬧了，我看見。

伊峻洛尼 是的，教堂裏已經住滿兵士；（往四面看）我看市政廳差不多也被你們住滿了。你看！現在來的兵士都在那裏自己各佔地方。

伊洛 三十聯隊的官長，都已經在這裏集合，你可以看見德茲克、提芬巴克、苛奈爾脫、葛遲、莫那達、司希勒沙姆，還有畢各洛米尼父子——你可以遇見許多從前的朋友，只有加拉斯還沒有來，還有阿脫寧季。

白特勒 加拉斯你不要等他。

伊洛 (很喫驚的樣子) 爲什麼你知道——

伊峻洛尼 (打斷他的說話)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在這裏嗎? 快領我去看他。我從前看見他還是——現在已經十年——我們在戴敷地方，同孟斯菲爾交戰的時候，這個少年，看見他父親的危急，從橋上跳下，在哀爾泊河裏，拼命游水過去，那個時候，他領下的鬚鬚，還一根沒有生出，現在我聽見說已經完全成了一個武裝的英雄了。

伊洛 你今天還可以看得見他，他到坎武登去迎接公爵夫人和郡主去，他們今天上午就到這裏。

白特勒 公爵把夫人同女兒也接到這裏來嗎? 他真是召集得齊全了。

伊峻洛尼 這不更好嗎! 我在此地，祇能聽見軍隊行動及鎗砲的聲音，你看公爵還替我們留意，佈置一點優美的東西，使我們眼中愉快。

伊洛 (有心事的樣子站在那裏，忽將白特勒稍爲引到旁邊一點，向他說) 你怎樣知道，加拉斯伯爵他不來了?

白特勒（很鄭重的樣子）因為他叫我也不要來。

伊洛（很感動的）你竟沒有爲他所動（同他握手）真實的白特勒！

白特勒 在公爵新近對我這樣的好意以後——

伊洛 不錯，少將！我還要同你賀喜！

伊峻洛尼 真的！公爵現在教他帶的軍隊，不是他從前就在那裏出身嗎？一個普通的軍人，能夠升到這樣的地位，真正可以使全體兵士，得到一種很好的獎勵同模範。

白特勒 我想我現在還不敢領你們的盛情——皇帝那裏還沒有正式的委任狀來。

伊峻洛尼 你儘管放心！儘管放心！他既給你這個位置，一定有這個力量，替你維持到底，無論皇帝同大臣怎樣。

伊洛 若果我們真正想起來的時候！皇帝實在沒有甚麼給我們的——我們所有希望，所有利益，都是從公爵那裏得來。

伊峻洛尼（對伊洛說）老哥，我告訴你了嗎？公爵答應使我的債主滿意，並且以後他自己替我

管理銀錢，使我成爲一個有規則的人，現在已經是第三次，他這樣的將我救出危難，恢復名譽，真正可以算得帝王的度量了。

伊洛 但望他能夠永遠這樣，像他所願意的！他一竟給人家的地方同軍隊。但是你曉得維也納方面，怎樣種種設法，減縮他的權力，剪除他的羽翼！就像那個斐斯登堡新近帶來的顯然要求！

白特勒 關於這個皇帝的要求，我也聽見說了。——但是我希望，公爵無論如何，一點不要讓步。

伊洛 對於他的權利，當然不能讓步，除非——他的地位！

白特勒 （很喫驚的樣子）你知道什麼嗎？你真使我恐慌極了。

伊峻洛尼 我們都一齊完結了。

伊洛 快停止！我看見我們的人，正同畢各洛米尼中將向這裏來。

白特勒 （很有心思的樣子，搖頭）我恐怕我們不能同來的時候一樣，好好的離開這裏了。

第二場 以前各人，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及斐斯登堡同上。

奧克安夫 （還在很遠的）怎樣還有客在那裏朋友！你看，這個不幸的戰事，將這樣多有名的人

物都在這軍營裏集合攏來了。

麥斯登堡 在非履德蘭軍營中來的人，那個還能存一個厭惡戰爭的思想，看見這秩序井然中，所表現高尚的精神，幾乎使我忘卻戰爭的禍患，他在危險中間，極力進行，建築這樣規模，真令人感覺其能力之偉大。

奧克安夫 你看那裏！一雙勇敢的軍人，可以算得英雄中的翹楚。伊峻洛尼伯爵同白特勒大佐——這裏全部的軍事工作，都在我們眼前了（介紹白特勒同伊峻洛尼二人）朋友，這就是堅強同迅速。

麥斯登堡（向奧克安夫）在這中間，還有富於經驗的謀略。

奧克安夫（介紹麥斯登堡與他們二人）這位貴客，就是侍從官及軍事顧問麥斯登堡先生，他來傳達皇帝的命令，是我們軍人的保護人。（大眾均不發言）

伊洛（自己走近麥斯登堡）這不是第一次，欽使閣下，我們有這種榮幸，看見你在這裏。

麥斯登堡 我從前曾到這兵營中來過一次。

伊洛 你知道那是在甚麼地方嗎？是在麻輪的遲萊姆地方，你代表皇帝到那裏來，請求公爵接受軍權。

葵斯登堡 請求將軍閣下？我從來不知道有這樣的使命，也沒有這樣的熱心。

伊洛 那麼，你來強迫他，若果你願意這樣說法。我記得很清楚——梯萊伯爵在來墟地方，受了極大的打擊，巴維尼亞全境，完全開放，敵人可以無抵抗的直接進入奧國中心——那時候你同威頓堡二人，來見我們主帥，再四要求，並且以皇帝的威怒相恫嚇，如其公爵不肯出來挽救這個急難。

伊峻洛尼（也走來加入）不錯，真完全是這樣的，欽使閣下，你爲什麼這一次到這裏來，對於從前的事情，再不願意提起。

葵斯登堡 有什麼不願意，兩者之間，並沒有什麼衝突，那個時候，我們要將波罕米亞從敵人手中奪回，現在我來，要將他從友軍手中解放。

伊洛 一個好漂亮的使命！我們拼了性命，將波罕米亞從薩克遜手中奪回以後，人家倒將我們趕

出，以當謝儀。

葵斯登堡 因為這是拿一個痛苦，同另一個相交換，所以不能不使這個可憐的地方，同時免去敵軍和友軍的壓迫。

伊洛 我看這是一個很好的年歲，農民都可以對付得過。

葵斯登堡 不錯，你若果說的是家畜同牧場上面，到是很對，總指揮閣下——

伊峻洛尼 戰爭養成戰爭，農民均漸漸的加入，皇帝可以這樣的得到更多的兵士。

葵斯登堡 可是使他的人民，因此更其貧窮！

伊峻洛尼 吓，我們都是他的人民！

葵斯登堡 但有這點分別，伯爵閣下！一個拿了有用的勞力，使他增加收入，一個只曉得竭力替他消耗。刀劍已經使得皇帝貧窮，只有農具可以恢復他的力量。

白特勒 皇帝也不至於這樣貧窮，若果朝中沒有許多小人，在那的吸盡人民的膏血。

伊峻洛尼 我看也不至於這樣壞罷。（他走到他的面前立定並注視他的面上）已經好久的時

候，並沒有將所有的黃金，完全拿出來鎔化。

莫斯登堡 真要謝謝上帝，人家從克魯爾登的手中，還能得到這一點兒。

伊洛 那個斯那瓦塔同馬梯尼刺波罕米亞的良民，人人怨恨，皇帝卻極端信任他們。他們專靠剝削人民，供自己的享用，從一班的敗壞當中，獨自得到利益，並且以帝王的豪華，譏笑人民的痛苦。

——像他們同他們一樣的人，應當教他拿出私財來供給戰費，因為戰爭都是由他們引起來的。
白特勒 而且這種人在皇帝的左右，專門攫取所有利益，對於在前敵的兵士，偏要剝扣糧食，減削費用。

伊峻洛尼 我一生都不能忘記的事情，就是七年以前，來到維也納，接洽我們軍隊的戰馬，怎樣他們教我從一個櫃臺，走到第二個的前面，站在那的，有幾點鐘之久，好像在那裏討飯一樣，最後——教一個教士出來會我，我想他是要來替我懺悔，但是並不是的！他就是那個人，我應當同他接洽戰馬的事情。我因為到底沒有辦法，只好回去，我在維也納三十天不能辦到的事情，後來公爵

三天就同我辦好。

莫斯登堡 不錯，有總數在那個賬單上面。我知道我們對於那件事情還有應當付給的款項。

伊洛 戰爭是一種草率同暴烈的工作，萬不能用一種緩和的方法，一切事情，不容你再三推想。若是要人家等候，由你們在維也納慢慢一樣一樣的詳細研究，那真要有得等了！實在還是即刻隨便辦了，倒好得多！不管他以後發生怎樣的結果！普通一個人對於各種事情都知道隨時補救的方法，所以一個可厭的放任，較之一個苛細的選擇，還好得多。

莫斯登堡 那到是真的，公爵很替我們免去選擇的煩勞。

伊洛 公爵同父母一樣，愛護他的軍隊，我們要看，皇帝對於我們，到底怎樣。

莫斯登堡 他對於各種階級，全是一樣看待，不能為一種人，將其餘的犧牲。

伊峻洛尼 因為這樣，所以將我們當做盜賊，丟在荒漠的地方，以保護他的善良人民。

莫斯登堡 伯爵閣下！這個比方，是你自己說的——並不是我。

伊洛 但是，朝廷到底當我們甚麼東西，好像給了我們的自由，就是很有危險的樣子。

莫斯登堡 這個自由，是強取的，不是給與的，所以有不能不加以羈勒的必要。

伊洛 恐怕他們要遇見一個劣性的野馬。

麥斯登堡 一個較好的騎者，自然能使他馴良。

伊洛 他只服一個人，就是使他馴服的人。

麥斯登堡 若是已經馴服，一個小孩也可以使他順從。

伊洛 這個小孩，我知道，人家已經選擇好了。

麥斯登堡 你只要注意你的義務，不必注意人家的名字。

白特勒 (他在這個時候以前，同畢各洛米尼立在旁邊，但是顯然極注意於他們的談話，現在走

近一點。) 欽使閣下！皇帝在德意志境內，有極大的兵力，計算起來，在波罕米亞的，足有三萬，在斯

乃濟的，一萬六千，十個聯隊，駐在威賽爾流域，在萊茵等處的，有六個聯隊，在巴維尼亞與瑞典軍

對抗的，有十二個聯隊，各處要塞的防守軍隊，尚不在內，所有這些軍隊，都是聽菲履得蘭部下的

指揮。此等指揮的軍官，均經過同一的訓練，受過同一的養育，彼此完全一心。他們在世界上並無

親屬，軍隊中的職務，就是他們的家庭，他們的故鄉。他們並沒有對於祖國的熱誠，因為當中有整

千的人像我自己一樣，是生在外國的。他們對於皇帝，也並沒有何等的忠心，因為其中的一半，都是從外國軍隊中間，投到這裏來的。他們看得無論在那裏服務，都是完全一樣，但是到戰爭的時候，一般均能十分出力。只有一個人的感情和威望，使得他們連合攏來，成爲一體，好像電氣的火，在鐵針上傳布，一樣的確實，一樣的迅速。他的命令，最遠可以達到拜爾特的海邊，愛提墟的山谷，最近可以及於宮庭的衛隊。

麥斯登堡 這樣極長的說話，什麼是極短的意思？

白特勒 就是這種崇敬，這種傾向，這種信任，菲履得蘭所以能使我们服從的原因，並不是因爲維也納政府，令他到我們軍隊裏來纔產生的。我們都很能記憶，這個軍權，怎樣落在菲履得蘭的手中。還是皇帝陛下將現成的軍隊付託與他，還是替已有的軍隊選擇領袖嗎？——那個時候，完全沒有軍隊存在。菲履得蘭還須先將軍隊組織起來，他並沒有接受軍隊，他反將軍隊獻於皇帝。所以我們並不是從皇帝那裏，得到瓦輪斯丹來做主帥，決不是這樣的！從瓦輪斯丹這裏，我們纔有皇帝這個主人，他，他獨自一人，將我們在這旂幟之下集合。

奧克安夫（走到他們兩人的中間）這個不過使你記起，欽使閣下，你現在置身軍營，在許多軍人的中間，勇敢造成軍人的自由。他們可以大膽的做事，難道不可以大膽的發言嗎？這些軍人的勇氣，一個勝似一個——（指白特勒）他現在是錯認了他的目的，因為他在防守蒲那格首都，制止可怕的擾亂，那裏非有勇氣是不行的。（從遠處聽見軍樂的聲音）

伊洛 這是他們到了！衛隊在那裏行禮——一定是公爵夫人已經到着的表示。

奧克安夫（向莫斯登堡說）這樣我的兒子馬克思一定也回來了。他到坎武登去迎接他們，並同他們一起回來。

伊峻洛尼（向伊洛說）我們一同前去行禮罷？

伊洛 好讓我們同去。白特勒大佐，快來！（向奧克安夫說）不要忘記，今天午前，我們同這位先生，還要在公爵那裏會面。

第三場 奧克安夫同莫斯登堡，兩人留在場上。

莫斯登堡（很驚懼的樣子）我竟會聽見這樣的說話，中將！不可抑勒的頑性，無從理解的觀念！

——若其全部軍隊的精神，都是這樣——

奧克妥夫 軍隊中大概有四分之三，是同他們一樣。

葵斯登堡 這苦了我們了！在那裏去尋第二個同樣的軍隊，可以監視這個——這個伊洛，我看他心裏，比他講話還要更壞，還有這個白特勒，他的惡意，已經顯然露出。

奧克妥夫 易動的感情——虛偽的驕氣——不過這點對於這個白特勒，我還沒有完全絕望，我知道怎樣降服這個惡魔。

葵斯登堡 （很不安靜的，來往走動）咳！這真壞極了！朋友！我們在維也納的時候所夢想的，更壞得多。我們拿了一種廷臣的眼光，來觀察這些情形，不知道皇帝的尊嚴，已經使我們的眼光繚亂，我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元帥，及他的兵營中一切的環境。這裏是完全兩樣！這裏那裏還有甚麼皇帝！主帥就是皇帝！我將纔同你在軍營中走這一回，使我的希望，完全消滅了。

奧克妥夫 你現在自己看見了，你從中央帶來給我的，是怎樣一個危險的職務——我在這裏所處地位，是怎樣的困難。各軍官稍一疑心，我就可以喪失自由，犧牲性命，並且使他們的大膽的計

畫，迅速實現。

莫斯登堡 從前我們爲甚麼毫不考慮，輕易的將軍隊交與這樣的狂人，將這樣的權力，放在這樣的手中！就是他們是再好一點的人，也一定要變成很危險的了！我從前還同你說，他會辭職，服從皇帝的命令——他能夠這樣，他可以這樣——現在他這個不能處罰的反抗，就要使我們的弱點，完全暴露了。

奧克安夫 你想，剛剛現在的時候，我們正要預備戰事，他爲什麼將夫人同女兒接到軍營中來？看他將這一點最後的保證，脫離皇帝的勢力範圍，我們就可以推測，正式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莫斯登堡 可憐我們！好像在狂風暴雨之中，內憂外患，四面相逼，敵兵正在界上，已經佔領動勞流域，並且逐漸逼近——內地有動亂的警報——農民揭竿起事——全國均困苦不堪——我們正希望從這個軍隊，得到一點幫助，不料也與國家脫離，一人妄動，多數盲從，成爲一個極危險的工具——

奧克安夫 我們也不要灰心得太早，朋友說話總是比行爲更其激烈，而且因一時的激刺，雖然現

在好像已有最後的決心，實際上並不一定可靠。他們很疎忽的露出真情，對於這點——我們並不是全無預備。你知道，阿脫寧季伯爵同加拉斯兩人，尚保存一小部分忠實的軍隊——力量逐日增加——他決不能使我們驟然不及防備，因為你知道，我已用親信的人，將他完全包圍，凡有任何舉動，我立刻可以得到報告——並且他自己的口中就會告訴我。

莫斯登堡 這也是完全不可思議的一點，他左近有這樣一個敵人，他竟毫不覺察。

奧克安夫 你不要以為我用一種虛偽的騙術，以得到他的感情，甜密的語言，以博取他的信任，我雖然因為對於國家對於皇帝的義務，且為謹慎起見，不能使我的真心，暴露於外，但是我對於他，始終並沒有欺騙的行為。

莫斯登堡 這個真是天意使他這樣。

奧克安夫 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使他同我們父子兩人，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我們本是朋友，戰侶，習慣和共同的冒險，在很早的時候，已經使我們結合——但是我還能指出那一天，怎樣忽然引起他的感情，增長他的信任。還是在柳遲爾戰事那天的早晨——我得了一個噩夢，起

來尋他，要他更換一匹戰馬。離軍幕很遠的地方，我看見他正在樹下睡着。我叫醒他來，告訴他這
個意思之後，他向我注視很久，忽然同我互相擁抱，表示很感動的樣子，實在這種極小的效勞，並
沒有十分重視的價值。自從那一天以後，我們彼此均同樣的互相信任。

莫斯登堡 你已經將這個祕密，告訴你的令子！

奧克安夫 還沒有！

莫斯登堡 爲什麼？你應當使他知道，他自己是在怎樣一個壞人的手下？

奧克安夫 我必須信任他的純潔，因爲他那種直爽的心情，一點不容虛飾，只有使他全不知道，可
以不至露出形跡，以免公爵的疑心。

莫斯登堡 （很憂慮的樣子）我親愛的朋友！我對於畢各洛米尼大佐，毫無惡意——但是——
若其——你應當想想——

奧克安夫 在這上頭，我只好冒險一點——不要響！他在那裏來了。

第四場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莫斯登堡同上。

馬克思 我已經回來了。歡迎，父親！（他們互相擁抱，回轉頭來，他看見莫斯登堡，很冷靜的退後。）
現在正有公事，我看我快不要攪擾你們。

奧克妥夫 怎樣，馬克思？你快細認認這位貴客，一個從前的老友，應當禮遇，一個皇帝的使者，更其應當敬重。

馬克思 （很乾澀的）莫斯登堡先生！歡迎，若是你有什麼好的事情，帶到我們總部的來。

莫斯登堡 （將他的手握住）你不要將這個手拿開，畢各洛米尼伯爵！我不是單爲自己的原因，同你把握，而且我要想說的，並非尋常的說話，（同時握住他們二人的手）奧克妥夫——馬克思，畢各洛米尼！怎樣神祕的，且極有重大意義的名字！有這樣兩個護佑的星宿，照臨在他的軍隊上面，我知道奧大利亞，永遠不會與他的幸運相離。

馬克思 你扮錯了角色了，欽使閣下！你不是特地到這裏來，稱讚我們的；我知道，你這回來的目的，是來訓斥，來責備——我在這種以外，不願意聽見你另外的說話。

奧克妥夫 （向馬克思說）他是從朝廷裏來，那裏他們對於公爵，都不甚十分滿意，不能像這裏

一樣。

馬克思 新近又在他的身上，尋出了什麼事情？是他自己決定的事情，只有他自己能夠明瞭？他這樣是很對的，而且他也應當自己留這點地步。——他不能夠忽然變更，犧牲自己，去遷就別人的意見，這是違反他的天性，他決不能做的。他生來具有統馭的精神，而且站在統馭的地位，在我們，這是極好的事情！世間只有極少的人，能夠統治，能夠很聰明的，應用他的聰明——我們全體，正要尋着這樣一個，可以成爲千萬人的中心，好像亭柱一樣，自己立在那裏，大家可以很高興的，很確實的，倚靠上去。瓦輪斯丹就是這樣的人物，在朝廷中，或者有更好的，在軍隊中，我們只要這樣的一個。

莫斯登堡 在軍隊中不錯！

馬克思 一個很高興事情，看這裏大家怎樣活動，怎樣振作，怎樣生出新的精神。在他的左右，各人的能力，怎樣自然的表現，各人的天才，怎樣自己明白的現出！他引出各人自有的力量，聽其自行活動，不再干涉，他只有隨時監察，使其用於正當的地方，所以這樣他能使人人信服。

莫斯登堡 誰也沒有說他不能知人不能用人但是他做了統馭的事情就將做臣下的地位完全忘記，好像他的尊貴，是生來就有的。

馬克思 難道不是這樣的嗎？他生來就賦有各種能力，並且各種能力，天然的十分完全發育，拿了統治的天才，取得統治的地位。

莫斯登堡 這樣最後達到他的最大的力量，我們還有什麼可以說的。

馬克思 這個非常的人，應當有非常的信任，只要替他留出餘地，他自然不會逾越範圍。

莫斯登堡 這個很是一個問題。

馬克思 他們都是這樣！稍為深一點的，他們立刻就怕。除了真正平坦的而外，好像完全沒有可靠的地方。

奧克安夫 （向莫斯登堡說）我看你可以就此算了罷，朋友！同他這樣的說下去，永遠不會完結。
馬克思 在危急的時候，他們尋求天才，等到他稍一表現，大家又恐慌起來了。特別的事情，同尋常的一樣，可以自然發生。在戰場上，只有現在——必須以個人的精神支配，自己的眼光觀察。做主

帥的須要有天然的各種才力，使人人能夠在他的偉大關係之中生存。這個神祕，在他自己的胸中，他應當注重活的心力，不能去問死的書本，陳舊的規則，破爛的紙片。

奧克妥夫 我的兒，我們不要輕視這些陳舊的嚴酷的規則，他們實在有極貴重的價值，可以限制被壓制的人類，對於壓制者一時間意志之衝動，因為意志是一個極危險的東西——規則的徑路，雖然當中經過幾多彎曲，並不是一個最遠的道路。奔馳的電光，飛行的礮彈，直前徑行，不顧一切——很快的，由最近的途程，達到他的最終地點，以破壞一切。我的兒！人類所經行的道路，神明所護佑的，是遵循河流的迴旋，山谷的彎曲，環繞牧場，紆回山坡，尊重一切產業的自然界域——但是這樣很遲緩的，終究極準確的，達於目的地點。

莫斯登堡 哦！你聽你的父親！你聽他，他是一個英雄，而且同時又是一個常人。

奧克妥夫 你完全是一個軍中的產兒，在那裏說話，我的兒，十五年的戰爭，將你教養——你從來沒有見過和平！你曉得，戰爭以外，還有更高貴的事業，就是戰爭自身的最後目的，也並不是戰爭。兵力的偉大，迅速的事業，雖然在一時之中，有可驚可羨的價值，決不是一種幸福的安靜的，而且

極耐久的工作，軍隊到一個地方，很匆忙的，很迅速的，拿了布篷，造成輕便的城市，一霎時間，各種事業突然頓呈活氣，市場成立，道路河流，均有貨物充滿。但是一天早起，忽然看見營帳撤卻，軍隊開拔他去。所剩下的，只有地上的屍首，同踏壞的莊稼，一年的收成，又絕望了。

馬克思 哦，讓皇帝快點恢復和平，父親！我極願意將血淚的桂樹，換取初開的紫羅蘭，春天替我們產生的，一種和平愉快的表記。

奧克安夫 你怎麼樣！爲什麼忽然這樣的感動起來？

馬克思 我從來沒有看見和平嗎？——我看見過了，親愛的父親，我剛纔來——現在纔從那裏回來——這次的道路，使我經過許多地方，戰爭從來沒有到過的——哦！父親，人生有一種趣味，是我們從前全不曉得的——我們在人生中間，好像失路的海賊一樣，單是在荒廢的海岸航行；像他們一樣，住在一個狹隘的船中，在荒漠的海洋上面，飄流無定，對於大陸的情形，除了可以登岸的小港而外，一點都不知道。在內地山谷中間，所有貴重的寶藏，我們這樣航行的時候，是萬不能看見的。

奧克妥夫（很驚異的樣子）這次的旅行中，使你看見了嗎？

馬克思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回的休假。告訴我，什麼是這些工作的目的，同他的價值，這種痛苦的生涯，將我幼年的光陰，完全虛擲，使我的心中，一點不得相當的安慰，使我的精神，一點未得有益的訓練？因為軍營中的終日騷動，戰馬的嘶鳴，號筒的音響，永遠一定時間的服務，兵器的操演，指揮的口號，不能使渴望的心中，感受何種影響，故精神上常覺其為無意識的事業。世間另有他種的幸福，和他種的愉快。

奧克妥夫 這一次旅行，使你增長不少見識了，我的兒！

馬克思 好快樂的日子，到了最後，軍士居然生還故鄉，歡愉的行列當中，軍旗飄揚，緩緩前進，一路和平軍樂的聲音。所有軍帽上面，均以綠葉裝飾，田間最後的掠奪，城門自己開放，更不須用炸藥轟擊城牆上面，人民四面環立，空氣中充滿歡迎的聲浪——各處禮拜堂中，鐘聲相應，正在慶祝戰爭之停止。從鄉村同城市中間歡躍的羣衆，紛紛聚集，使軍隊的前進，為其阻止——白髮的老人，不想在他的生前，還能看見兒子回來，很快樂的同他握手。他回到離開多年的家中，反覺得同

異鄉人一樣；出去的時候，所種的小樹，到他現在回來，已經枝葉成陰，那時候抱在懷中的女兒，現在已成少婦，很羞怯的上前相見。

麥斯登堡（很感動的樣子）哦，你所說的，還在很遠很遠的時候，不是明天，不是今天！

馬克思（很激動的樣子，回轉向他說）那個應當負這個責任，除掉你們在維也納的幾個人以外？我老實同你說，麥斯登堡！我一看見你在這裏，就覺得心中有種種的不快——你們就是阻礙和平的人，你們因為一定要造成戰爭，所以就是戰爭的禍首。你們使公爵的精神上，感受痛苦，使他的行動，發生困難，你們種種的誣譏他，有什麼原故？不過因為他將歐洲的大局，比奧大利亞的多得或少得一兩塊不相干的地方，看得更重——你們說他叛逆，而且，上帝知道！還有別的什麼，因為他同薩克遜交接，想引起敵人的信任，但這個究竟達到和平的唯一方法；因為在戰爭中間，若不設法將戰爭緩和，怎樣能有和平可以實現？——算了罷——因為我愛好人，我恨你們——我現在在這裏發誓，在你們將他推倒以前，我一定為他，為這個瓦輪斯丹，先犧牲我的生命，我的血液，情願讓他一滴一滴的流出，至最後的一滴為止——（他走下）

第五場 葵斯登堡，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

葵斯登堡 咳，可憐我們！竟是這樣的情形！（很急迫的樣子）朋友，我們不應當這樣的讓他走去，爲什麼還不快點叫他回來，立刻讓他眼睛張開？

奧克安夫 （從很深沈的思慮，剛覺悟轉來的樣子）他現在到是叫我的眼睛張開了，較之我願意看見的，更看見得多點。

葵斯登堡 這是什麼意思，朋友？

奧克安夫 這個可恨的旅行！

葵斯登堡 爲甚麼這是什麼意思？

奧克安夫 你來，我一定要立刻追隨這個不幸的轍跡，拿自己的眼睛來看視——你來——（要引他前去）

葵斯登堡 什麼事情？到那裏去？

奧克安夫 （很迫切的樣子）到他們那裏？

莫斯登堡 到——

奧克安夫 (自己改正) 到公爵那裏去哦！我非常的恐懼。我看這個網已經罩在他的身上，他現在回來不是同去的時候一樣了。

莫斯登堡 你可否說得可以使我明白一點——

奧克安夫 我難道事前竟一點不能看出不能設法阻止這個旅行爲什麼我一點沒有同他提起？你說得不錯——我應當警告他——現在是已經太晚了。

莫斯登堡 什麼太晚了？朋友，你自己想想看，你同我說的話，完全是不可解的謎語。

奧克安夫 (稍爲明白一點) 我們到公爵那裏去罷。你來，這個時候，差不多已經是規定的接見時刻了。你來——這個可恨的，十二分可恨的旅行！(他引他同下，閉幕。)

第二幕 菲履得蘭公爵的應接室

第一場 僕人安設座椅，並將地毯鋪開。星學家散尼卽刻走上，身穿黑色的奇異衣服，像

意大利博士的樣子。他走到應接室的中間，手中拿一根指點天文用的白色小棒。

僕人（手拿一個烟缸各處行走）快點，可以早點完結！衛隊已經在那裏舉鎗。他們即刻就要進來了。

第二僕人 爲什麼這個角上的房間，這個紅的，還有燈光在那裏，關閉不用？

第一僕人 這個你要去問那個數學家，他說，那是一個不吉利的房屋。

第二僕人 癡話！這叫做自己膽小。房屋就是房屋。一個地方，能有多少重要的關係？

散尼（很鄭重的樣子）孩子，世界上沒有一件事情，是沒有關係的。第一件，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地方同時候。

第三僕人 你不必儘管同他爭論，主人自己有時候也要依從他的意思。

散尼（數椅子的數目）十一！一個不好的數目。放十二把椅子罷！獸帶有十二宮，五個同七個。

第二僕人 你爲甚麼反對十一？你到同我說說看。

散尼 十一是一個罪惡，十一超出十戒以外。

第二僕人 這樣的，但是你爲甚麼又說五是一個好的數目？

散尼 五數是人類的靈魂，好像人類有善有惡一樣，五是第一個可好可壞的數目。

第一僕人 這個癡子。

第三僕人 咳，你由他去罷！我到很願意聽他，因爲我常常會想起他的說話來。

第二僕人 趕快走開！他們來了！那裏，從便門裏出去！（他們很快的跑去；散尼緩緩隨行。）

第二場 瓦輪斯丹同公爵夫人上

瓦輪斯丹 夫人？你到了維也納見着了匈加利王后嗎？

公爵夫人 還有皇后，兩位陛下，我都已經朝見過了。

瓦輪斯丹 我在這個冬天的時候，將夫人同女兒接到戰地上來，大家的意思，覺得怎樣？

公爵夫人 我依照你的來信，同他們說，你已經替我們的女兒，決定婚事，想要在出征以前，叫將來

的新娘，同他的未婚夫會面。

瓦輪斯丹 他們推測我所選擇的是怎樣人物？

公爵夫人 他們很希望你不要選定一個外國人，尤其不要是一個新教徒。

瓦輪斯丹 你的意思怎樣，伊里沙白？

公爵夫人 我的意思，你知道，總是同你的一樣。

瓦輪斯丹 (稍停一會之後) 還有——宮庭中的待遇，是怎樣的？(公爵夫人，眼睛向地上看，不

開口) 你一點都不要瞞我，快說，到底是怎樣的？

公爵夫人 哦！我的夫主——現在是一點都不像從前，完全經過一種變化了。

瓦輪斯丹 怎樣？難道大家從前的尊敬，一點都沒有了麼？

公爵夫人 不是沒有禮意。待遇的情形，是很鄭重而且很客氣的——但是從前所有感情的信任的親近態度，現在都變為表面的禮貌。而且人家向我表示的溫和態度，好像都是相憐，並非相愛的樣子。咳！愛爾伯特公爵的夫人，哈那克斯伯爵的貴女，真正從來沒有想到竟會受這樣的待遇！

瓦輪斯丹 他們一定又非難我近來的行動？

公爵夫人 若果他們那樣——我到是久已這樣做慣，替你謝過，使他們的怒氣平息。——不是的，

誰也沒有非難你——大家很鄭重的保持一種嚴肅的沉默。咳——這不是一種尋常的誤會，不是一時的惡感——一定有什麼不幸的，極難挽救的事情發生——從前匈加利王后，總是叫我親愛的媽姆，在告別的時候，同我相抱。

瓦輪斯丹 現在他免去這個了？

公爵夫人 (將他的眼淚揩乾，稍停一歇之後) 他同我相抱了，可是直到最後的時候，我已經告別，向門口走去，他纔向我走來，很快的，好像剛纔想起的樣子，將我用力抱在胸前，現出一種痛苦的並不是親切的動作。

瓦輪斯丹 (握住他的手) 你自己安靜一點！——哀根保，立虛吞斯丹，還有其他的朋友，都是怎樣的樣子？

公爵夫人 (搖頭) 我一個也沒有看見他們。

瓦輪斯丹 還有那個西班牙大使，他尋常是很熱心幫我說話的？

公爵夫人 他現在再也沒有舌頭來幫你說話了。

瓦輪斯丹 這樣我們的太陽，是已經下去了，從今以後，只好拿自己的火光，來照我們自己。

公爵夫人 那是的嗎？親愛的公爵，那個他們在宮庭當中所唱嗎私語的，在全國各處所公然議論

呢——那個披特爾拉莫曼拿了一種暗示——

瓦輪斯丹 拉莫曼！他說了什麼？

公爵夫人 他們告你膽大的妄用委託的全權，無禮的，侮慢皇帝最高的命令。那個西班牙人，巴維利亞的驕傲公爵，做你的告發人——一個暴烈的風雨，已經在你頭上聚集，較之在雷更斯堡失敗的時候，更其可怕得多。他說，大家都講——咳！我講不出來——

瓦輪斯丹 （很憂慮的樣子）什麼？

公爵夫人 就要有第二次的——（他中止不說）

瓦輪斯丹 第二次的——

公爵夫人 不名譽的——免職。

瓦輪斯丹 他們這樣說嗎？（很激動的樣子，在室中來往走動。）哦！他們強迫我，他們極力的逼我

走上這條路去，雖然我自己極不願意。

公爵夫人（很下氣的向他懇求）：「哦，若是現在還有時候，我的夫主還能夠用消極同退讓的方法，來挽救這個事情——你就這樣做罷——收拾起驕傲的心思，你想，你對於他讓步的是你的主人，你的皇帝。哦，你快不要讓他這樣下去，使奸猾的仇人，利用不好的形跡，將你的真意，完全埋沒。真理終有戰勝的力量，可以幫助你，使這些謊言的人，自己羞慚！我們本來極少很好的朋友，你是知道的！我們這種很快的幸運，更替我們結下許多的怨仇——若果再失去皇帝的寵信，我們還有甚麼呢！」

第三場 以前各人，德茲克伯爵夫人，手挽戴克拉那主上。

伯爵夫人 怎樣，姊姊？已經在那裏商量正事，我看得出，你們不是講的快樂事情。他還沒有看見他的女兒，我想這個快樂，就在見面的最初一刻。菲履得蘭爸爸，這的就是你的女兒！戴克拉走到他的面前，很戰兢的想要在他手上接吻，他將其抱住，站在那的，向她的面上注視。如此有很久的工夫。）

瓦輪斯丹 我將來的希望又起來了，我認爲這就是前途幸福的預兆。

公爵夫人 從前你出去替皇帝組織這個軍隊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嬌嫩的孩兒。後來你在戰爭之後，從波曼回到家中，他已經到道院就學去了，在那裏一直住到現在。

瓦輪斯丹 我們正在戰場上替他辛苦經營，奪取世間的最高地位，同時自然的慈母，也在清淨的道院中間，完成他的工作。將神靈的寵錫，給予這個可愛孩兒，使他的燦爛前途，同我的將來希望，互相適合。

公爵夫人（向郡主說）你恐怕已經不認識你父親了，我的孩兒最後看見他的時候，你還沒有八歲。

戴克拉 自然，母親，我一看就認得——父親一點也沒有老——完全同我心裏影像一樣，現在現出在我的眼前。

瓦輪斯丹（向公爵夫人說）可愛的孩兒！你看他說得怎樣漂亮，怎樣聰明！我從前怨恨命運，說他爲什麼不肯給我一個男兒，承襲我的名字，我的遺業，使我這個迅速消滅的生命，可以由一係

的公侯子孫，傳於後世。現在知道我錯怪命運了。在這個少女頭上，就可以放下我一世戰征得來的光榮冠冕，而且我一定要將其變為王冠，戴在這個美麗的額上，纔算不辜負呢？（他還將她抱住的時候，馬克思進來。）

第四場 以前各人，馬克思畢各洛米尼，稍停一歇，德茲克伯爵上。

伯爵夫人 那裏來了這個勇士，我們途中的保護人。

瓦輪斯丹 我歡迎你回來，馬克思！你總永遠是同我帶來幸福的人，現在又像朝晨的明星一樣，將我生命的日光，引上來了。

馬克思 我的主帥——

瓦輪斯丹 現在以前，都是皇帝經我的手中，給你的獎勵。但是今天，你使一個快樂的父親，對你負一種債務，這個債務，一定要非履得闡自己來清還的。

馬克斯 我的公爵，你真十分性急的要想還去。我現在來，真很覺得慚愧，且覺得苦痛，因為我剛纔一到這裏，還沒有將母女二人，送到你的身邊，就收到一部新做成的，極考究的四輪馬車，說是你

送來償還我的勤勞。這算什麼勤勞，不過一種職務罷了！你這樣的恩惠，我真不願意領受，因為我認爲我的職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德茲克走來，將一封信交與公爵，他很快的拆看。）

伯爵夫人（向馬克思說）他償還你的勤勞嗎？他酬答你給他的快樂。你這樣的想法，固然不錯，但是我們姊夫，他認爲自己應當如此，總是很大方的酬勞人家。

戴克拉這樣說起來，難道我也要疑心他的慈愛嗎？我還沒有同他說話以前，就由他手裏給我許多貴重的裝飾。

馬克思是的，他總是永遠贈與並使人快樂！（他與公爵夫人握手，並很熱心的樣子。）我什麼不是都要謝他——哦！什麼不是都要說起菲履得蘭這個尊貴的名字！一生的事業，萬不能在這個名字範圍以外——從這裏我的幸福，我的希望，應當實現。好像魔術指環一樣，運命已經將我固定在這個名字的圈內。

伯爵夫人（他看見公爵很憂慮的樣子，知道他正在想這信上的事情。）姊夫現在要在清靜一歇，讓我們離開。

瓦輪斯丹（很快的旋轉過來，稍爲高興一點的樣子，向公爵夫人說，）我歡迎你，夫人，來到這裏軍中，你是這裏公府的內主。——馬克思，請你仍舊擔任從前的職務，現在我要同他們商議別的事情。（馬克思扶住公爵夫人，伯爵夫人引郡主同下。）

德茲克（叫住馬克思，向他說，）你一定要來赴會的，不要太遲。

第五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

瓦輪斯丹（自己很深沈的，在思想中，）她看得很對——事情真是這樣，同別處的報告，完全相符——他們在維也納已經有最後的決心，並且指定繼任的人，就是皇帝的少子，匈牙利，菲爾得蘭，他是現在的柱石，新起的明星。對於我們，大家認爲已經完結，成爲過去的人物，所以再不能就誤時候了！（這個時候，他回轉頭來，看見德茲克在那裏，將一封信交付與他，）阿脫寧季伯爵，請假不來，還有加拉斯——真是可恨極了。

德茲克 你若是再這樣的就誤下去，恐怕一個，一個的都要脫離關係。

瓦輪斯丹 阿脫寧季現在守住梯路，奈爾的要隘，我必須派一個人到那裏去，叫他不要將美蘭得

的西班牙軍隊，放了進來。——還有，那個養境從前的密使，近來又來過一次。他從圖翁伯爵那裏，帶了什麼消息來？

德茲克 伯爵叫他報告你，他已經到哈爾泊城，見過瑞典總理，他們正在那裏開會，但是總理說，他厭聽這個事情，不願意再同你有什麼交涉。

瓦輪斯丹 這是什麼緣故？

德茲克 他說你的說話，並無誠意，你不過想愚弄瑞典人，自己仍舊與薩克遜聯合，到了最後，償還他一點費用了事。

瓦輪斯丹 這樣！他的意思，一定要讓他侵占許多德意志的土地，到了最後，連我們自己在自己的地方，都完全失卻主權，纔能滿意嗎？快讓他走開罷，去罷，去罷！我們不敢要這種的鄰居。

德茲克 你何妨就讓他占一點地方，反正這個又不是你的！只要於你自己的事情有益，就犧牲別人一點，又有什麼要緊。

瓦輪斯丹 你們都給我去罷！你不知道，我萬不能讓人家說，德意志帝國，由我手的分割，因為我要

奪取一部分，就將此外的私賣與外人。我應當做一個國家的保障，使人家看我在全國的貴族當中，處於一種極尊崇的地位。我們萬不能讓外國的權力，在國內立定根基，至少對於這個萬吞人民，一定要這樣的，因為這種饑餓的人民，正拿了盜賊的眼光，注視我們德國地方，十分羨慕。我只可利用他助成我的計畫，決不能讓他們因此得一點實際的利益。

德茲克 那嗎你對於薩克遜，是要誠心商議的了？他們也已經不能忍耐，因為你走這樣彎曲的道路——這些種種的掩飾，到底有什麼用意，你同我說說看！朋友大家懷疑，都對於你，發生誤會——沃克斯吞同恩海依姆看見你這樣遲徊，都不知道究竟應當怎樣。到了最後，我變成一個說謊的人，因為一切事情，都是由我轉達，我又從來沒有你的親筆函件。

瓦輪斯丹 我從來不給我自己的親筆函件，這是你知道的。

德茲克 那麼人家怎樣能夠知道你是誠心，若果行爲與說話不相符合，你自己說說看，以前你同敵人各種的交涉，假定這些事情，都能實現，難道你都是只想欺騙他們，並不真要實行的嗎？

瓦輪斯丹 （他向德茲克注視，稍停一會之後，）你怎樣知道，我不是真的要欺騙他們？不是連你

們大家都要包括在內？你能曉得我這樣清楚嗎？我記得，我從來沒有告訴你我真正的意思——皇帝固然是待我極壞！若果我願意，我能夠同他種種為難，曉得自己有這種力量，是令人很高興的，但是我自己是否真要用着這個力量，我看關於此點，你也不見得能比別人多知道一點罷。

德茲克 你原來一竟是這樣的對付我們！

第六場 以前各人，伊洛。

瓦輪斯丹 外面的情形怎樣？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嗎？

伊洛 你可以看見他們的情形，完全同你所願意的一樣。他們已經知道皇帝的要求，很有激動的樣子。

瓦輪斯丹 伊峻洛尼的態度怎樣？

伊洛 他的身體同靈魂，都是你的，自從你將他那個債務了結以後。

瓦輪斯丹 苛奈爾脫的情形怎樣？還有第俄達特同梯芬巴克兩人，你已否有確實辦法？

伊洛 畢各洛米尼所肯做的，他們一定照辦。

瓦輪斯丹 那麼你看他們是可靠的了。

伊洛 若果你看畢各洛米尼，是完全靠得住的。

瓦輪斯丹 那是同我自己一樣，他是再不會和我離開。

德茲克 但是我願意，你不要這樣信任那個狡猾的人，那個奧克妥夫。

瓦輪斯丹 我還要你來教我認識人嗎？我同他已經十六次同上戰場——而且——我已經看過他的命運，我們是同在一個星宿下面生的，而且——（很祕密的樣子）——不要說了，他自己是沒有問題，你只要說別人是怎樣的。

伊洛 大家的說話都是一樣，你不應當交出軍隊，我聽見他們就有代表到你這的請願。

瓦輪斯丹 要我對於他們負一定的義務，他們對於我，也要有一樣的辦法。

伊洛 這個是當然的。

瓦輪斯丹 他們應當給我說話，用書面的誓約，無條件的替我盡力。

伊洛 這有甚麼不可以？

德茲克 無條件的對於皇帝的職分，對於奧大利亞的義務，他們總永遠要保留罷。

瓦輪斯丹 (搖頭) 我一定要無條件的，沒有什麼保留的東西！

伊洛 我到有個意見。——德茲克伯爵今天晚上不是有宴會嗎？

德茲克 是的，而且各軍隊的長官均已邀請。

伊洛 (向瓦輪斯丹說) 你說是不是可以讓我完全自由的辦理？我可以替你辦到各官長的說話，同你所要的一樣。

瓦輪斯丹 你去替我辦到他們的親筆文件。用怎樣的方法得來，是你自己的事情。

伊洛 若是我現在同你辦來，白紙上的黑字，使在這裏的首領，都將自己無條件的，送在你的手中——你是不是就能真心的拿實際的動作，來試一試運氣看？

瓦輪斯丹 你快替我去辦這個文件！

伊洛 你要想想看，你到底是怎辦法？你不能答應皇帝的要求——減削自己的兵力——將一部分軍隊交與西班牙人，你又不願意讓這個兵權，從此脫離你的手中。再從另一方面想想看！你不

能拒絕皇帝的命令，也尋不出一種託辭，可以再延宕下去，你又不願意立刻同朝廷正式決裂。你應當趕快決定，還是出於積極的動作，先發制人，還是想再就延下去，等到最後的決裂？

瓦輪斯丹 在還沒有確定最後的決心以前，自然只好這樣。

伊洛 哦！在他還沒有過去以前，趕快捉住這個機會，一生當中，這樣的時候，真不容易遇見，是極緊要而且重大的。凡一個命運的決定，一定有許多極好情勢，互相湊合——命運的纖維，這個機遇，是各個的，分散的，表現於外面，單在人生的一點上面，集合攏來，造成一個重要的果實。你看，你的四面，這種的機遇，是怎樣明顯的，天然的，都聚集在這裏——各軍隊的領袖，最好的，最勇敢的，都在你的周圍聚合，公認你為一個帝王的首領，專等候你的指揮——哦！你再不要讓他們彼此分散！在這個戰事時期中間，你若要第二次這樣的完全集合攏來，是不能夠的了。這是一個最高的潮汎，可以將重載的船身，從海岸上舉起——而且在極大的潮流當中，使各個獨立的分子，均變更其性質。現在是這樣的，只有現在！戰爭立刻就要把他們分開，這裏，那裏——各人自己的顧慮和利益，破壞公共的精神。今天為潮流所驅使的人，自己忘記自己，到那個時候，自然變為冷靜，他

看見孑然一身，覺得毫無力量，只好快點回到原來的路上，去做他尋常的職務，希望維持安定的生活而止。

瓦輪斯丹 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候。

德茲克 你永遠是這樣說法。到底幾時纔是時候的？

瓦輪斯丹 我這樣說的時候。

伊洛 你不要專等天上星宿的時候，到讓地上的時候輕易錯過！我看起來，你命運的星宿，就在你自己的胸中。你應當信任你自己，決心就是你的吉星，凶星，唯一有害於你的，就是這個遲疑。

瓦輪斯丹 你所說的，單是你所知道的。我對於這點，曾經怎樣的屢次同你說明——你是木星降生下來的，一個樂觀的神道，你不能看見祕密的事理。你只能在世間暗中摸索，好像在隧道中間一樣，止有一點灰色的光線，照耀你的生命。你可以看世間的普通的事情，將最近的同最近的，很聰明的樣子，互相聯合起來，關於這樣的事情，我信任你並且相信你。但是什麼是自然中心祕密

的活動和構造——這個神靈的階梯，從我們的塵土世界，直到星辰世界，由無量數的階段，往上

築成宇宙的力量在上面往復運動——這個軌道中的軌道環繞中心的太陽，逐漸縮小——像你這樣生來樂觀的人類子孫，只能看見表面的一點。（他在室中行走數轉之後，重復立定，往下說）天上的星辰，不單是分別晝夜，規定春夏——不單是指示農人以播種同收穫的時候。人類的行爲，也是在將來的黑暗田地上，散播一種命運的種子。所以不可不尋求播種的時期，不可不觀察星辰上適當的時候，且應當詳細考察天上的宮室中間，是否有變換同增長的仇敵，藏匿在黑暗地方。因爲這樣，所以一定要給我的時候，現在你們且做你們的。我現在還不能說，將來到底怎樣舉動。但是我決不肯消極。決不！他們也決不能將我推倒——這點你們儘管可以放心。

僕人（走上）各位軍官。

瓦輪斯丹 請他們進來。

德茲克 你要全體的首領都出席嗎？

瓦輪斯丹 那到可以不必，畢各洛米尼父子、莫那達司、白特勒、福爾加替、第俄達特、加拉發、伊峻洛尼，他們都要來的。（德茲克同僕人下）

瓦輪斯丹（向伊洛說）你監視了麥斯登堡沒有？他沒有同什麼人秘密談話嗎？

伊洛 我監視他很緊，除奧克安夫以外他沒有見什麼人。

第七場 以前各人，麥斯登堡、畢各洛米尼父子、白特勒、伊峻洛尼、莫那達司及其他軍官

三人同上，依照他們的指示，麥斯登堡自己在對面坐下，各軍官依次就坐。全體肅靜一歇時候。

瓦輪斯丹 我已經看過你的來文內容，並且詳細考慮過了。我已有一定的決心，無論如何，不能變更，但是我想各位軍官，應當從你的口中，親自聽取皇帝的意思，你若是以爲可以，就請你將你的使命，向他們大家宣布一遍。

麥斯登堡 我現在就開始陳述。但是我希望大家要想，這是皇帝的權威，借我的口中傳達，並非我自己敢於這樣。

瓦輪斯丹 這種緒言可以免去。

麥斯登堡 皇帝陛下將他的勇敢的軍隊，全權付託與全國聞名，富有戰事經驗的菲履得蘭公爵。

原來深信其必能迅速挽回戰爭的局勢在起初的時候卻很能同他的所願相符薩克遜人從波罕米亞全境掃除淨盡對於瑞典屢勝的優勢加以打擊——使全國人民得以從新回復呼吸同時菲履得蘭公爵將散布在德意志全境各處地方的敵人軍隊設法使其在一處集合攏來萊因伯爵芬哈得巴勒爾沃克斯吞以及那個常勝的瑞典國王自己最後都到了紐屋堡的左近以血肉相搏的大決戰判最後的勝負。

瓦輪斯丹 請你快點說實際的事情罷？

葵斯登堡 新的主將立時感受一種新的精神不肯以盲目的憤怒與盲目的憤怒相搏擊這裏大家看見一種極聰明的戰策以堅定抵抗猛力以巧妙的技術消磨勇氣他深藏在營寨的中間好像要永遠住在那裏一樣人家無論如何不能誘他出戰最後瑞典國王很遲疑的想要開始攻擊將他的軍隊引上戰場這個時候他的營中因饑餓及瘟疫盛行已經死亡枕藉從死屍堆積的營柵外面攻擊的軍隊分爲小隊由各方面攻入這個時候演出一種慘酷的襲擊同抵抗凡有幸福的眼中是從來也沒有看見過的瑞典國王最後將他的殘軍從戰地引還空犧牲許多生命並不

能在德意志境內，佔得寸土。

瓦輪斯丹 這些我們自身經過的事情，你何必再將新聞紙上的消息，來向我們報告。

莫斯登堡 我的使命，是專來責備的，但是我的心裏，很願意在稱譽的說話上面，多延長一點時光。

在紐屋堡的軍營中間，瑞典國王，失去他的榮名——在柳琛平原，失去他的生命。但是誰不以爲奇怪，菲履得蘭公爵，在這個大戰以後，以戰勝者的資格，立刻從戰地離開，退至波罕米亞，同時那個瓦依馬爾的少年英雄，無抵抗的侵入佛朗鏗蘭境內，前線達於多腦河邊，一霎時間直抵雷更斯堡城下，使全體正教的人民，人人震懼。巴維利亞的君主，在最高危難之中，急求救援，皇帝派遣七次使者，請求菲履得蘭公爵，並不敢說是命令，終於無效！人家說，公爵那個時候，只顧他自己舊有的私怨和忿恨，對於從前的仇人，滿足他復讎的志願——於是雷更斯堡終至失守！

瓦輪斯丹 他講的什麼時候的事情？馬克思！我一點都不記得了。

馬克思 他說的我們在希萊境的時候。

瓦輪斯丹 但是那個時候，我們在那裏有什麼事情？

馬克思 將瑞典人同薩克遜人從那裏驅逐出去。

瓦輪斯丹 不錯！我聽他詳細的敘述，到將這個戰事完全忘記了——（向莫斯登堡）請你再說下去！

莫斯登堡 在多腦流域不名譽的失敗，或者可以在奧得爾流域補償回來。在戰爭的舞臺上面，大家正盼望一個可驚的發展，因為菲履得蘭公爵，親上戰場，有圖翁同安海依母兩人，正在他的前面，這裏實際上彼此走到極近的距離，但是當作朋友，當作賓客，互相往來。德意志全國，正呻吟於戰禍之下，獨有菲履得蘭的營中，依然保持和平。

瓦輪斯丹 有許多血戰，實際上毫無目的，不過因為一個青年主將，須要這種的勝利。有資望的主將，就有這點利益，他不必無意識的爭鬪，以表示他能夠戰勝。對於一個安海依母，我不能不試試我的幸運。若是幸而成功，我這個緩和的方法，於德意志有極大的益處，因為可以將這個極危險的瑞典薩克遜聯盟，從此解散。

莫斯登堡 但是不幸而沒有成功，於是血戰重復開始。這裏公爵從前的榮譽，完全消滅淨盡。在斯

達依羅的戰線上，絲毫沒有抵抗，即將武器喪失，盡送於瑞典軍隊。——在另一戰線上，天將這個擾亂的領袖，這個戰事的禍首，馬濟哀，圖翁，送到我們復讎的手中。——但是他竟落在一個寬大的手中，不但無罪責，反有獎勵及豐厚的贈與，公爵就這樣的將皇帝的最大仇人，輕易放去。

瓦輪斯丹 我知道，我知道——他們在維也納，已經將窗戶同廊簷完全租出，要看他站在檻車的中間，所以我要戰敗了到不要緊，可是使他們沒有看見這個熱鬧，維也納的人，是再也不肯饒恕我的。

葵斯登堡 希萊境完全肅清，現在各方面都要公爵來救危急的巴維利亞。他這回真將軍隊開拔——經過波罕米亞，繞行最遠的道路，但是還沒有看見敵人以前，迅速折回，在這裏立下過冬的營棚，拿皇帝的軍隊，壓迫皇帝的地方。

瓦輪斯丹 這個軍隊，是真的可憐，一切的需要，一切的便利，絲毫沒有——冬天來了。皇帝陛下，當他的軍隊是什麼東西？難道我們不是人類？不怕潮溼，不怕寒冷，不是受制於一切生命的需要嗎？不幸的軍人命運所到的地方，人人避去——離開的地方，人人呪罵！一切都要自己設法，人家一

點沒有給他。而且稍有強取，又是他的暴虐。各位軍官都在這裏，加拉發第俄達梯伯爵，白特勒，你們同他說，軍隊的給養，有多久沒有發了？

白特勒 已經一年沒有給養了。

瓦輪斯丹 這就叫人家自己設法軍隊的給養！

莫斯登堡 非履得蘭公爵在八年或九年以前所持的態度，好像完全不是這樣。

瓦輪斯丹 不錯，那是我的不好，我曉得，我自己同皇帝這樣做慣了。在九年以前，多腦戰爭的時候，

我替他集合四萬或五萬人的軍隊，他完全沒有供給費用——從薩克遜邊境，直達拜爾特海邊，使他的威名震動遠近。那真是一個極盛的時候，沒有那個名字，在帝國全境，像我的名字，這樣被崇拜的，受歡迎的。愛爾伯特，瓦輪斯丹稱爲皇冠上的第三寶石！但是在雷更斯堡事情發生以後，將這種情形宣布，大家纔知道，我這個軍隊的供給，是從那裏來的。我做了皇帝的忠僕，受盡人民的怨恨，現在我的報酬在那裏呢？——這個戰爭，單替他增大勢力，應當由我們出錢嗎？怎樣還要因爲他們的告訴，將我犧牲，將我免職。

麥斯登堡 閣下知道，那個不幸的聯邦議會，怎樣將他自由十分削奪。

瓦輪斯丹 真正倒楣極了！我有力量可以幫助他的自由嗎？自從我到了這樣地位，要拿聯邦的錢，來替皇帝做事，我聽見聯邦方面的意見，又完全不是這樣的。我從皇帝那裏得來這個兵權，現在到變成聯邦的統帥，替全體盡力，不是單替他一人，擴張權勢——快講實在的事情，人家對我的要求，到底是些什麼？

麥斯登堡 第一，皇帝要這個軍隊，即刻開出波罕米亞。

瓦輪斯丹 在這樣冬天的時候？人家要我們開到什麼地方去？

麥斯登堡 到那裏去，敵人所在的地方。因為皇帝要在復活節以前，將雷更斯堡的敵人掃清，不讓他們再在那裏教堂中，演講路得教義，以免玷污純潔的聖節慶祝。

瓦輪斯丹 這個做得到嗎，各位軍官？

伊洛 這是不可能的。

伯特勒 這個是做不到的。

莫斯登堡 皇帝又有命令，送交蘇埃斯大佐，教他向巴維利亞前進。

瓦輪斯丹 那個蘇埃斯他怎麼樣？

莫斯登堡 他照他應做的義務，他前進。

瓦輪斯丹 他前進！他的統帥，有命令給他，很明白的，叫他不許離開那個地方！我的軍權是這樣的嗎？這是人家對於我所負的服從義務，沒有這個，還有什麼軍紀可言？你們，各位軍官，你們替我審判！毀棄誓約，違背命令的官長，應得什麼罪名？

伊洛 死罪！

瓦輪斯丹 （看見此外各人，有心思的樣子，保守沉默，他提高聲音說，）畢各洛米尼伯爵，他應得什麼罪名？

馬克思 （停了好久一會）按照法律規定——死罪！

伊峻洛尼 死罪！

白特勒 死罪依軍法的規定（莫斯登堡立起，瓦輪斯丹隨之立起，全體均立起。）

瓦輪斯丹 這是法律定他的罪名，不是我！我若將他赦免，是我對於皇帝的一種敬意。

葵斯登堡 若果是這樣情形，我在這裏，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瓦輪斯丹 我接受這個軍權，是有一定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凡於我不利的，無論何人，連皇帝自己，不能在軍隊中有所主張。因為我既以我的名譽，我的生命，博取最後的結果，我一定要有完全的主權。爲什麼這個果斯台夫，在地球上幾於無敵，就因為他是他軍隊中的皇帝，這樣的一個，除非完全相同的，不能和他對抗——快說正經的事情，有最好的還在後面。

葵斯登堡 明年春季，大僧正皇子，要從美蘭得出發，率領西班牙軍隊，經過德意志地方，向荷蘭去，爲使他容易認識道路起見，皇帝要在這裏軍隊當中，分出八個騎兵聯隊，伴送同行。

瓦輪斯丹 我曉得，我曉得——八個聯隊——很好，想得很好，拔特爾，拉莫曼！若果一個人的思想，不是這樣的明晰，人家真要當他傻子了。八千馬隊！是的，是的！這是對的，我知道這個來了。

葵斯登堡 這個後面並沒有什麼意思，這不過是一種周詳的計畫，必要的條件。

瓦輪斯丹 怎樣？我的欽使先生！我難道不知道，人家久已不願意看見，這個兵權在我手裏嗎？好容

易的尋出一種口實，利用西班牙的名義，減少我的軍隊，並且在國內樹立一種新的勢力，可以不受我的指揮。因爲立刻就把我丟開一邊，你們還沒有這樣的力量。我原來的條件，是凡有皇帝的軍隊，均應聽我指揮，但是這個單指本國軍隊而言，至於西班牙軍隊，而且還有皇子，以客軍的資格，通過境內，當然不屬於條件的範圍。——所以人家可以暗中在後面進行，先減少我的力量，使其逐漸成爲無用，直到最後，可以任憑你們處分爲止。——何必要這樣周折，欲使閣下直捷說出來！我同皇帝有一種約定，他若願意我走，我一定遵照他的意思，這是早決定的事情，那個時候，你還沒有來呢。（在各軍官中間發生一種激動，並逐漸加增。）我對於這裏的官長諸君，極其抱歉，我不知道這些已經決定的報酬，他們辛苦所掙來的，怎樣能夠得到。新的軍隊，帶來新的人物，從前的功勞，很快的變爲陳舊。這個軍隊裏，有許多外國的人，祇要他們是勇敢和勤勉，我是再不願意去考察他們的出身，追求他們的信仰。將來恐怕也要兩樣！但是——我是再管不着了。（他坐下）

馬克思 上帝知道，怎樣竟會鬧到這樣地步！全體軍隊，一定要可怕的激動，皇帝一定要失卻威信，

這是決不可以的。

伊峻洛尼 這是決不可以，這樣是全部變成碎片了。

瓦輪斯丹 自然是這樣的，伊峻洛尼。我們所苦心造成的，完全變為碎片。但是那個時候，自然有主帥出現，鼓聲一響，又替皇帝集合一個軍隊起來。

馬克思 （很忙的，很激動的樣子，向各處走動，正同大家商議。）聽我說，主帥！聽我說，各位官長！允許我們，公爵！現在什麼都不要決定，等我們大家會商後，報告情形，再說。大家快來！我希望還可以完全挽回這個事情。

德茲克 來！來！我們在前屋內，大家會集。（走下）

白特勒 （向莫斯登堡說）你若是願意聽一個忠告，我看你在現在這一歇時候，千萬不要自己露面，這個黃金的鑰匙，極容易使大眾注目，引起不幸的事情。

瓦輪斯丹 這個忠告很好——奧克安夫，你要注意我們尊客的安全。莫斯登堡先生，請你自己也留心一點（他還要說話的樣子）不要，再不要提起這個討厭的事情！你不過是盡你的義務，我

知道一個人同他的職務是有區別的。（莫斯登堡正同奧克安夫要走下的時候，葛遲、梯芬巴克、苛奈爾脫擁進，還有許多軍官，跟在他們後面。）

葛遲 他在甚麼地方，這個要將我們主帥——

梯芬巴克 （同時）我們一定要知道，你是不是要——

苛奈爾脫 （同時）我們願意和你同生，同死。

瓦輪斯丹 （一面向大衆注視，指伊洛說，）這位總指揮，他知道我的意思。（走下）

第三幕 一間屋內

第一場 伊洛同德茲克上

德茲克 你同我說看，今天晚上，在宴會的席上，你想對於各位軍官，怎樣一個辦法？

伊洛 你聽！我們先做好一篇東西，在裏面說，我們大家全體，誓以身體性命，擁戴公爵，不惜爲他犧牲最後的血液，只要對於皇帝的誓約上義務，並無妨害。你聽清楚！另外寫出一張同樣的東西，將後面所加但書略去。你聽！我們將一篇有但書的，在大家來的時候，放在桌上傳觀——等到席散

以後，人人都有點醉意，心胸開放，眼光恍惚，我們再將沒有但書一張拿來，叫大家各人簽名。

德茲克 怎樣？你想我們這樣用欺騙方法，叫大家簽字的文件，能夠同真的誓約一樣，使他們永遠遵守嗎？

伊洛 自然可以永遠束縛他們——讓他們說這是假的，儘管說去，朝廷總是相信他們的筆跡，不見得相信他們的說話。他們一次做了叛人，只好從此做下去，必要變為他們的道德。

德茲克 我到是完全一樣，只要有什麼變動發生，我們能夠從這裏向前進行。

伊洛 而且——我們在各軍官方面，進行到怎樣程度，實在並沒有十分關係，只要我們能夠使公爵相信他們確是如此——他就可以認真動作起來，帶住他們一同前進。

德茲克 我常常對於他真是捉摸不定。他向敵人借用他們的耳朵，叫我寫信與圖翁和安海依母，對於賽境他狠自由的講出許多大膽的說話，並且向我們宣布他的計畫，費了幾點鐘的時候，我想他這回是確定的了——忽然之間，他又全然變更，好像這個事情同他毫無關係一樣，好像不過永遠是一種計畫。

伊洛 他會放棄他從前的計畫嗎！我同你說，他無論醒的時候睡的時候，都在想念這個事情，並且天天在那裏觀察星象。

德茲克 不錯，你曉得嗎，他今天晚上，還要同那個博士，到天文臺上去觀察星象？我聽見說，今天是一個極有關係的晚上，有什麼重大的，久已盼望的事情，在天上現出。

伊洛 我希望我們在這的地下事情成功。各軍的長官，現在正是熱心，只要不失去他們的領袖，差不多一切可以辦到。你看！所以現在正是一個機會，可以結成團體，與朝廷相抵抗。在表面上，這個是並無罪的，因為我們不過要保留他的兵柄。但是你曉得，在進行的熱度中間，很快的忘記最初的目標。我想他們一定會很願意的去冒各種危險。機遇自然能夠引他前進。只要第一步做到，維也納方面，對他不能原恕，必要與天性，自然能使他步步向前。只有最初的決定，在他是很難的，到後來必要的時候，他的力量，他的聰明，自然會表現出來。

德茲克 敵人方面，也正在那裏等候消息，要將他們的軍隊，同我們聯合。

伊洛 來！我們在這幾天之內，一定要將這個工作，極力促進，超出以前幾年的成績——而且在地

上只要有很好的成就，你看，天上的星宿，自然會現出來的！我們快去會各位軍官！這個鐵一定要在紅熱的時候，鍛合攏來。

德茲克 你先到那裏去，伊洛，我還要在這裏等候伯爵夫人。你曉得，我們也不是在這裏偷閒——一條繩子，剛剛掛好的時候，還有另外一條，也要預備起來。

伊洛 是的，你的夫人，在那裏很狡狴的微笑，她有什麼事情？

德茲克 這是一個祕密，不要響，她在那裏來了！（伊洛下）

第二場 德茲克伯爵，同伯爵夫人，她從一間小屋內出來，後來，一個僕人，再後，伊洛上。

德茲克 她來了嗎？我是不能再阻止他一刻了。

伯爵夫人 她立刻就會到這裏來，你去叫他來罷。

德茲克 我是真不知道，我們在這個上，是否能夠得到公爵的謝禮。關於這個一點，你是曉得的，他自己從來沒有說出。我是完全聽信你的說話，你應當知道，能夠做到怎樣的程度。

伯爵夫人 我完全負這個責任。（向自己說）這個上用不着什麼全權——姊夫，我們不必說話，可

以彼此明白——我一點也不說出爲什麼你要把女兒接到這裏爲什麼你恰巧選出他去接她因爲這個公開的訂婚，將來的新郎是誰，無人知道，或者可以瞞過別人，我是早已看透——你還以爲這宗戲法，不應當有人插手。不對的！我的精明，什麼也不能放過，真的，你對於姊姊，不應當這樣的騙他。

僕人 各位軍官（走下）

德茲克（向伯爵夫人說）當心，要使他頭腦裏面，熱度加高，給他一些事情去想想——這樣他來到宴會席上，可以沒有心緒思索，隨手簽名。

伯爵夫人 你去當心你的客人，你去，叫他就來。

德茲克 因爲一切事情，完全要靠在他的簽名上面。

伯爵夫人 去接待你的客人，快去！

伊洛（轉來）你在那裏耽擱許久，德茲克，客人都到齊了，大家在那裏等你。

德茲克 就來！就來！（向伯爵夫人說）而且叫他不要耽擱太久——因爲恐怕他的父親疑心。

伯爵夫人 不必要的操心（德茲克同伊洛下）

第三場 德茲克伯爵夫人，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馬克思 （狠膽小的樣子到內看）德茲克姨母！我可以（走到屋內的中間，他很安靜的樣子，向四面看，）她沒有在這裏！她到那裏去了？

伯爵夫人 你到詳細的在那個角上看看，她是不是藏在屏風的後面——

馬克思 她的手套到在這裏！很快的要去拿那個手套，伯爵夫人先搶着拿去。忍心的姨母！你同我爲難——你故意的要使我感受痛苦。

伯爵夫人 這是我辛苦的謝儀嗎？

馬克思 哦，你替我想，我是怎樣的難受！——自從我們到這裏來，和我這樣的隔絕，說話，會面，均極不容易。這個我真覺得不慣。

伯爵夫人 許多事情你都還要習慣過來，朋友！這是試驗你的服從性質，我應當同你說明，只有在這個條件之下，我可以與聞你們的事情。

馬克思 但是她在什麼地方爲什麼她還不來？

伯爵夫人 這個你完全要聽我作主。還有那個，對於你能有這樣的好意！誰人都不能知道這個秘密，她的父親也不知道，他一點不知道！

馬克思 並沒有這樣的必要，這裏並沒再有那個面容，能夠像他的一像，使我的靈魂感動的——
哦，德茲克姨母！是這裏一切都變了呢，還是我自己變了？我看自己好像完全在生人中間。從前的志願，從前的快樂，連一點形跡都沒有了。這些都到那裏去了呢？我尋常對於這個世界，並沒有什麼不滿足的意思。現在一切怎樣的淺薄，怎樣的普通！我對於一班同伴，覺得不能忍受，就是對於父親自己，也不知道應當說些什麼。我覺得這些職務，這些軍械，都是無聊的瑣事。所以一定要救助的神明，纔能使這個全體的可憐人類，恢復他們從前的快樂。

伯爵夫人 但是我希望你對於這個極普通的世界，還須略爲注意，現在正有許多重要的事情發生。

馬克思 這裏在我的四面，是有什麼事情發生，我看得見一種非常的紛擾的動作，等到這個完了

以後，我或者可以好一點了。你想我到了什麼地方，姨母？你不要譏笑！這種軍營裏的嘈雜，熟人的往來不斷，粗俗的笑謔，毫無意義的談話，使我非常難過，因胸中壓迫已極，我只好他去，到一個清淨的所在，以蕩滌我的心胸，到一個純潔的地方，以尋味我的幸福。你不要笑，姨母！我是到了禮拜堂去。這裏在罕米爾斯坡地方，有一個教堂，我走到那裏，堂中寂無一人，在神壇上面，掛了一張聖母的畫像，雖然是一個很壞的作品，我當時所尋求的快樂，已在這裏了。從來我常常看見這個聖像——他的神美——懷中抱的一個救主——但是我並不覺得感動。現在忽然之間，使我對於這個信仰，徹底明瞭，好像愛情一樣。

伯爵夫人 你儘管享受你的幸福。暫時忘記這裏你周圍的世界。這個時候，我們的友誼，自然會替你留心，替你活動。可是將來向你指出幸福的途徑，那個時候，希望你一定要依從纜好。

馬克思 但是她究竟在什麼地方？哦，旅行中黃金的時光，每天新的太陽，使我們會見，只有黑夜中彼此分離！沒有一滴的水流出，一秒的針轉動，這個最高幸福的光陰，好像在他的永久路徑中間，停止不移。哦，我現在是從天上貶謫下來，所以感覺時間的變換，時鐘上再沒幸福的時刻了。

伯爵夫人 你宣布你的心事，已經有多久了？

馬克思 今天早晨，我纔勉強說了一句？

伯爵夫人 怎樣？在這個二十天當中，今天纔第一次？

馬克思 就是在那個行宮上面，這裏同奈坡木克的中間，你來迎接我們的地方，路上最後的一站。我們立在一個角上，遠望外面荒漠的原野，龍騎兵的隊伍正在我們面前經過，就是公爵遣來迎接我們的。別離的恐懼，充滿心中，我最後很顫動的說出幾句說話：小姐，這一切的情形，使我想起，我今天就要同我的幸福分離。在幾點鐘的中間，你就可以看見一個父親，許多新的朋友，將你圍繞，我在衆人中間，就要同你成爲陌路了——「你同我的姨母去說。」她很快的截住我的說話，聲音顫動。我看見美麗的雙頰上面，紅雲升起，她的視線，慢慢的由地上舉起同我的眼光相遇——那個時候，我不能再自己把持——（郡主走到門口，在那裏站立，伯爵夫人看見，但是馬克思並沒有看見。）——膽大的將她抱住，彼此脣吻相接——隔壁的響動，將我們分開——那就是你來了。後來怎樣情形，你是曉得的。

伯爵夫人（稍停一會，並向戴克拉偷看，）還是你已經明白，還是這樣的沒有好奇心，你一點都不問問我的祕密？

馬克思 你的祕密？

伯爵夫人 是的！我怎樣在你之後，立時走入屋內，怎樣看見我的姪女，她再這個感情洶湧的最初一刻時候，怎樣——

馬克思（很活潑的樣子）怎樣？

第四場 以前各人，戴克拉，她很快的走進。

戴克拉 請你不必費神，姨母！這個他可以從我自己這裏聽見。

馬克思（退後幾步）我的小姐——你同我講的什麼，姨母？

戴克拉（向伯爵夫人）他在這裏已經好久了嗎？

伯爵夫人 可不是嗎，而且他的時候就要快完了。你在什麼地方就攔了這樣許久？

戴克拉 母親又哭得這樣。我看見她很可憐——但是沒有法子，我自己是這樣快樂。

馬克思（只管看住她）我現在又有勇氣朝你看，今天早晨，我不能夠。環繞你的寶氣珠光，完全將我的愛人遮蔽。

戴克拉 這樣單是你眼睛裏看我，並不是你的心裏。

馬克思 哦！這個早晨，我看見你在親屬中間，在父親的懷抱，我自己在這個中間，完全是一個外人——在那個一刻時候，我怎樣想要向他說明我們的關係，叫他父親！但是他那個嚴厲眼光，使我激越的感覺，歸於沈靜，還有那個鑽飾，好像許多明星一樣，將你環繞的，使我畏懼。爲什麼他一定在你到着的時候，就要拿這個魔力，將你環繞，好像爲犧牲的目的，將天使裝飾一樣，將他地位上沈鬱的負荷，加在你快樂的心中！雖然愛情可以要求愛情，但是這樣的壯麗，只有帝王纔敢接近。

戴克拉 哦！快停止這些廢話！你看，怎樣的快法，這個負荷就要拋去了。（向伯爵夫人說）他不是很高興的樣子。他爲什麼這樣？姨母，是你使得他不高興嗎！他在旅行的時候，同現在完全不同！怎樣安靜的清明，活潑的談論！我願意永遠看見他那樣，再也不要變換。

馬克思 在父親的懷抱中間，你自己感覺一個新的世界，使你自然變換，而且眼中所見新奇的事

情，也使你的眼光受了刺激。

戴克拉 這的是有許多激刺的東西，我到並不否認。這樣五彩的戰爭舞臺，在我心中，從新引起各種可愛的影像，將我從前在夢境中看見的，與人生同實際相銜接。

馬克思 可是將我實際的幸福，變為夢境了。以前那些日子，我是住在一個空中的仙島上面，這些事情，使我重復回到地上，還有那個橋梁，導我回復以前的生活，使我離開我的天堂。

戴克拉 我們心中，有了確實愛人的時候，可以很愉快的觀看人生的戲文，看完以後，再很快樂的回到自己的家中——（斷續的並很欣然的樣子）我在這個一歇時候，看見許多新奇的，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東西，但是最可驚異的，要算那個嚴密看守的高塔了。

伯爵夫人（沈思的樣子）那是什麼地方？所有這個房屋的各處偏僻地方，我是都知道的。

戴克拉（微笑）那個是神靈呵護的地方，兩個白髮老人，常在門外看守。

伯爵夫人（笑）哦！那個觀星臺，這神祕的地方，尋常是看守很嚴的，怎樣第一天，就會被你看見？

戴克拉 一個矮小的老人，白的頭髮，很和氣的面貌，他立刻向我表示好意，替我將門開放。

伯爵夫人 那是公爵的星學家，那個散尼。

戴克拉 他問了我許多事情，我是什麼年份生的，那一天，那一個月，是日裏還是晚上出世的——

伯爵夫人 這是因為他想要替你算命。

戴克拉 他而且看了我的手掌，很有心思的樣子搖頭，好像對於那些紋絡，不甚滿意似的。

伯爵夫人 你覺得那個裏面，到底怎樣？我向來總不過是很匆忙的走過。

戴克拉 我從外面日光當中，很快的走入門內，使我覺得非常驚異；因為在我的四圍，忽然變成黑夜，只有極微弱的光線，照在那裏。我的左近，在一個半圓形上，有六個或七個的帝王神像環立，手持王節，頭上各戴一星，塔內所有光線，好像都從這些星裏出來。我的導引人說，這些就是各行星，因為他們支配人類的命運，所以都塑成帝王的樣子。最外面的，一個淒厲的老人，頭戴暗黃星的，就是土星。正與他相對，頭戴紅光，身穿軍服的，就是火星。他們兩個，給予人類以很少的幸福。但是在他的側面，有一個美麗的女像，他頭上的星，發出極柔和的光線，這個就是金星，掌管快樂的星宿。有翼的水星，立在左側，在正中有銀光照耀，一個很愉快的相貌，頭戴王冠的，就是木星，即父親

的星宿，太陽同月亮，在他兩旁分立。

馬克思：哦！我是再不反對他這種信仰，對於星辰，對於鬼神的能力，非但人類的野心，將鬼神及祕密的力量，滿佈空間，就是愛情的心胸，也覺普通自然界，過於淺狹，我們幼年的故事中間，反有深奧的意義存在，遠過於人生所得的真際。驚奇的快樂世界，獨具一種神祕的力量，他給予迷戀的心中，以需要的回答，替我們開放永的空間，將千萬的枝條，互相交接，使沈醉的精神，可以在上面很愉快的休息。寓言是愛情的故鄉，他們均願意住在妖魔同法寶的中間，均願意相信神道，因為他是有一種神道的樣子。從前的寓言世界，已成過去，虛構的種族，不能復存，但是心中需要一種特殊的語言，這種需要，重行引起從前的動機，從前的名字，不過現在轉向天空星辰的方面，這些星辰，本是很親切的與人生共同行動，在上面永遠下視所愛的人，木星給我們一切的偉業，金星給我們一切的美麗。

戴克拉：若果真星學是這樣的，我也很願意研究這個愉快的信仰。這是一個極可愛的極快樂的思想，在我們頭上，無從度量的空中，有一個明星的愛情冠冕，在我們出世的時候，業已造成在那

伯爵夫人 天上不是單有玫瑰，也有荊棘，你當心，不要替你將冠冕毀壞，凡金星所連合的，這個幸福的主宰，火星，不幸的星宿，可以很快的將他破壞。

馬克思 他的混濛世界，眼前就要告終了，公爵的真誠毅力，應得神明護佑，將桂樹化為橄欖枝，使愉悅的世界，重觀和平。他偉大的心胸，更沒有其他的願，他的名聲，已經可以滿足，他現在可以同他的家屬，共度安閒的光陰，自己回到他的園林。他在蓋特經地方，有極好的別墅，還有在賴依勒堡，菲履得蘭行宮，佔有極好的地位，森林的獵場，直達盧森白墟山邊。這個廣大的地域，偉麗的建築，他可無限的自由享受，他在那裏可以大規模的提倡各種美術，保藏貴重的珍玩，可以建築，種植，並觀察星象——若其他的內蓄的能力，不能安靜，他可以同自然相爭鬪，可以疏濬河流，開鑿山巖，使成爲往來利便的途徑，我們現在的戰事情形，變爲冬天長夜談話的資料。

伯爵夫人 但是我有一個忠告，表兄，你不要太早就將武器放下，因爲像她這樣一個新娘，是很值得用武器贏來的！

馬克思 哦！若果她是可以用武器贏來！

伯爵夫人 這是什麼？你們沒有聽見嗎？——我覺得，我好像聽見宴會廳上有激烈的爭鬪，同警號的聲音。（她走出）

第五場 戴克拉，同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戴克拉 （伯爵夫人剛一離開，她就很快的，並很祕密的，向畢各洛米尼說，）不要相信他們，他們都是假的。

馬克思 他們能夠——

戴克拉 這裏除了我以外，你誰也不要相信。我馬上就看出來，他們有一種目的。

馬克思 目的？但是什麼？他們同那個有甚麼關係，我們的希望——

戴克拉 那個我不知道。不過你相信我，這個決不是他們的真心，要使我们快樂，將我們撮合攏來。

馬克思 但是爲什麼要用着他們？我們不是有你的母親嗎？她那樣的慈愛，我們應當同小孩一樣，對她信任。

戴克拉 她愛你，對你比無論何人都更重視，可是她永遠沒勇氣將這樣一個祕密告訴父親。爲她自己的安靜起見，她只好對於這個事情暫不提。

馬克思 爲什麼到處都是這些祕密？你曉得我想怎樣做法？我自己走到你父親的面前，向他直說，請他決定我的命運。他是極真實極直爽，最恨曲折的做作，他是這樣的良善，這樣的高尚——

戴克拉 你是這樣的！

馬克思 你是從今天纔知道他。但是我在他的眼前生長，已經十年。這個難道是第一次，他所做特別的人所不料的事情嗎？他總是同鬼神一樣的，不可測度，使人快樂，使人驚異。你怎樣知道，他這幾天不是正在等候我的或你的自己說明，就要使我們完聚——你不說話，你很遲疑的向我注視？你有甚麼不滿你的父親嗎？

戴克拉 我沒有什麼——不過我看他很忙，恐怕沒有時候同心緒，來想到我們的幸福。（很親愛的樣子，握住他的手說）我們萬不要過分的相信人家。像德茲克這樣的人，他們所有的好意，自然應當感謝，但是我們在他們的價值以外，決不可以信任，此外——只好順從我們心裏的指導。

馬克思 我們還能再同從前一樣快樂嗎？

戴克拉 我們現在不是這樣的嗎？你不是我的嗎？我不是你的嗎？在我的靈魂營中，有一個極高的毅力，這是愛情給我的——依照普通的習慣，我不應當這樣坦白，不應當將我的心事，直接同你說明。但是你不從我的口中，在這裏又那去知道真的情形呢！我們已經尋着我們自己，應當很堅定的永遠守住我們自己。你相信我，這裏一切環境，均不願意我們這樣，所以我們只好像神聖的盜賊一樣，將這個祕密，永遠存在我們心中。這個是從天上降下來的，所以只有感謝上天。他可以意外的幫助我們。

第六場 以前各人，伯爵夫人上。

伯爵夫人 （很急迫的樣子）伯爵差人來了。時候已經很遲，叫他趕快赴宴去——（因為他們不注意聽她，走到他們的中間，）快點分開！

戴克拉 哦，再歇一會罷！真正纔一刻時候。

伯爵夫人 你的時候過得很快，郡主姪女。

馬克思 不必這樣性急，姨母。

伯爵夫人 快去，快去！他們都在尋你，父親已經問過兩次了。

戴克拉 怎樣！那個父親！

伯爵夫人 那個你知道的，姪女。

戴克拉 他爲什麼要到這些交際場中？這個不是他的本分；在有閱歷有資格的人，是可以的，他現在年紀太小，不適宜於交際。

伯爵夫人 你是頂好將他完全留在這裏。

戴克拉 （很快的）真被你說着了。這就是我的意思。讓他完全留在這裏，讓他們大家去說——伯爵夫人 你難道是發瘋了嗎，姪女？——伯爵！你知道這個條件。

馬克思 我是只好服從的，小姐，我們再見。（看見戴克拉很快的朝他轉過背來）你說什麼？戴克拉 （沒有朝他看）沒有什麼。你去罷。

馬克思 我能夠去嗎，你若是對我生氣——（他走近她的身邊，他們的眼光相遇，她很沈靜的一

歌時候，忽然投入他的懷內，他用力的將她抱住。

伯爵夫人 離開恐怕有什麼人來！我聽見聲響，好像有生人走近。（馬克思從她的抱中脫離，走下，伯爵夫人隨他同下。戴克拉起初的時候，眼光向他注視，很不安靜的在室內走過，以後忽然立定，在那裏沈思。桌上有六絃琴，她取在手中，起先奏出很淒涼的前調，一歌之後，她唱下面歌曲。）

第七場 戴克拉（彈琴並唱）

松聲謾謾兮，暮雲飛行。

踟躕於青青之河畔兮，有女一人。

浪花之飛濺兮，滔滔而不停。

暮夜之歌聲兮，淚眼盈盈。

嗟人心之已死兮，世界寂寂而無人。

前途之願望兮，消滅而不存。

已享受世間之幸福兮，上帝速詔余以升騰。

余已稔人生之況味兮，嘗神祕之愛情。

第八場 伯爵夫人回來，戴克拉。

伯爵夫人 這是怎樣的，姪女小姐？你自己投到他的懷中。我想，你對於你自己的身價，總還要看得貴重一點。

戴克拉 （她立起來）你這是什麼意思，姨母？

伯爵夫人 你不應當忘記，你是誰，他是誰。是的，我相信你，從來也沒有想到這一層。

戴克拉 還有什麼？

伯爵夫人 就是你是菲履得蘭公爵的女兒。

戴克拉 不錯，而且還有什麼？

伯爵夫人 什麼？你真問得很好！

戴克拉 我們現在所得的地位，他是生來就有的。他是最古郎姆巴的的後裔，一個公侯的嫡子。

伯爵夫人 你真是在說夢話嗎？是的，因為這個緣故，人家還要懇求他，同歐洲最富的嗣女，結為婚姻。

戴克拉 並沒有這樣的必要。

伯爵夫人 是的，人家一定贊同，不必再要瞞人耳目。

戴克拉 他的父親很愛他的；奧克安夫伯爵不會有什麼反對——

伯爵夫人 他的父親他的還有你的呢，姪女？

戴克拉 是的！我想你們很怕他的父親，因為你們在他的面前，在他父親的面前，我說，好像非常要守秘密似的。

伯爵夫人 （偵察的樣子向她注視）姪女，你這是假話。

戴克拉 你表示一點同情罷，姨母！你不要這樣忍心！

伯爵夫人 你以為你的計畫已經成功——不要快活得太早！

戴克拉 不要這樣忍心！

伯爵夫人 現在還沒有到這個程度。

戴克拉 我相信是這樣的。

伯爵夫人 你想他犧牲一切世間的幸福，將貴重的光陰，完全消耗於戰爭工作，在軍營中間，寢不安席，勞心積慮，豈單爲使你們成爲快樂的配偶嗎？豈單爲最後將你從道院中接出，使你眼中所願意的人，勝利的將你引去嗎？他決不能這樣的便宜！這個種子，還不會種下，你拿了小兒的手，已經想要將花採摘，很快樂的插在你的胸前！

戴克拉 難道他不曾替我種下的東西，就不能自己替我結成美麗的菓實嗎？如其我的幸運，從他的偉大生活中間，替我製成人生的快樂——

伯爵夫人 你真宛然一個迷於戀愛的少女，你看看你的周圍，你自己想想，你是在甚麼地方——你並沒有走進一個快樂的室中，你看壁上的裝飾，坐客的衣冠，並不像一個結婚的禮堂。這裏除兵器而外，沒有別的莊嚴。你難道以爲人家聚集這整千的人，是來陪你赴結婚筵席嗎？你看你父親愁眉不展，你母親淚眼未乾，我們家庭的運命，懸於一擲之間！拋去兒女的私情，將細小的志願，

置之腦後！表示你是一個非常的女兒！女人是不屬於自己的，她是很固定的與別人的運命相關連。但是最好的女性，她將別人的事業，存於心中，並以真誠同愛情，盡力扶助。

戴克拉 我從前在道院的時候，早已這樣說過。我並沒有志願，我只認我自己是他的女兒，這個偉大的人物，他的生活的影響，同時使我感受，所以我的心中，總是這樣想的：我是決定的，我很願意的爲他犧牲自己。

伯爵夫人 這是你的命運。快很願意的自己與他相合。我同母親已經給你極好的榜樣。

戴克拉 命運已經向我指出一個人來，是我應當爲他犧牲的，我要很快樂的依從。

伯爵夫人 這是你的心，我的好姪女，並不是你的命運。

戴克拉 心的語言，就是命運的聲音。我是他的。我現在所享有的新的生命，完全是他給我的。他對於他的創造物，應有一種權利。在他的神聖愛情，沒有給予我以靈魂以前，我是什麼？因爲是他的愛人，我也不能小視自身。一個人既有無價的寶藏，當然不是很平凡的。我覺得我的力量，同我的幸福，同時增長。生命很真實的，存在真實的靈魂前面，我現在知道，我是屬於我自己的，我已經發

見堅決的意志，這個不能強迫的，在我胸中，而且在這個最高的目的上面，我可以將一切事情，供其犧牲。

伯爵夫人 你要同你父親反抗嗎？若是他同你另外決定的時候？——你若要強迫他退讓嗎？你知道，孩子！他的名字是菲履得蘭。

戴克拉 我的也是這個，他應當在我身上，認識一個真的女兒。

伯爵夫人 怎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都不能壓迫他，你，他的女兒，到要同他挑戰？

戴克拉 沒有人敢試的，他的女兒可以試試。

伯爵夫人 真的嗎！這真是他所不及料的了。他已經排去一切的阻礙，他自己的女兒，到來反對他的主張嗎？孩子！孩子！你只看見你父親的笑容，還沒有看他動怒的眼光。你的反抗的音聲，這個顫動聲音，敢在他面前嘗試嗎？你一個人的時候，你儘管想出最大的理由，最好的說辭，拿了怒獅的勇氣，將馴鳩的感覺，武裝起來。試走到他的眼前，他嚴毅的眼光，向你射住，你說「不行」！看！恐怕你在他的前面，就要像嬌弱的花片，在強烈的日光底下一樣，自己不能支持了。——我不是要恐

嚇你，親愛的孩子——我希望現在還不至到這樣最後的地步——而且我不知道他的意思，究竟是怎樣的。也須他的目標，恰同你的志願相符合。但是無論如何，他總不願這樣。你，他幸運中一個尊貴的女兒，像迷戀的女孩一樣，輕易以身許人，這個人因為帶來愛情，應得最大的報酬，就要拿最高的犧牲來償還給他。（她走下）

第九場 戴克拉獨自一人

謝謝你的暗示！這個使我禍患的預想，變為確實。真是這樣的情形嗎？我們在這裏，沒有朋友，沒有一個真心的人——我們除我們自以外，一點什麼沒有。前途現出極大的難關。你，神聖的愛情，快給我們力量！她說得不錯！這個不是一個幸福的信號，照在我們兩心的聯合上的。這不是一個地方，希望所能夠久住的。這裏只有金戈鐵馬的聲音，就是愛情自己——也好像身環甲冑，準備死戰的裝束，走上場來。

有一個幽沈的精靈，在我們家庭中間活動，命運很快的就要使我們達到末日。我渴想到一個寂靜的自由地方，拿一個優美的魔力，將我的靈魂麻醉。有一個天上的神影，在那的引我，我看見他

一步一步的飛近。有一個神力，使我向前，走近一個危崖，我自己不能向後回轉。（聽見遠處宴會的音樂）

哦！房屋將要火燒的時候，天上先有愁雲聚集，從極高的空中，火星下射，然後地下的火口，發生烈焰，火神自己在這個時候，很忿怒的將瀝青的火圈，投入燃燒的房屋上面。（她走下）

第四幕 布景：一個極大的燈光輝煌的餐室，中間直到舞臺很深的地方，有一個華麗裝飾的餐桌，八個軍官，連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德茲克、莫那達司在內，坐在這個桌上。左右兩旁，稍為更後一點，另有兩個餐桌，每桌上面，坐着六個軍官，稍前一點，另有一個預備桌，舞臺前面部分，完全空出，使侍役及僕人等，可以自由往來。一切正在活動；德茲克聯隊中的樂工，從舞臺上走過，繞行餐桌。他們還沒有完全離去以前，馬克思畢各洛米尼走上；德茲克手拿文件，伊峻洛尼手拿一個大的酒杯，上前同他說話。

第一場 德茲克、伊峻洛尼、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伊峻洛尼 老兄，這是好極了！喂，你在什麼地方？快點來入座！德茲克拿他母親倍嫁的酒來請我們！

這些真是有趣，同在海依德堡行宮的時候一樣。最好的你已經錯過了。他們正在那邊桌上，瓜分各貴族的產業，哀更堡、史那瓦塔、立噓登斯丹，還有斯丹堡的產業，正在那裏出賣，所有波罕米亞最大的采地，都已齊全；你若是不太遲，還可以有便宜的到你手的。快走！快點開步！

苛奈爾脫同葛遲（在第二桌上叫他）畢各洛米尼伯爵！

德茲克 他就到你們那裏來！即刻就來！——念一念這個誓約書，我們這樣做好在那裏，你的意思怎樣，我們大家已經依次念過，每人自己要在下面簽名。

馬克思（他唸）[Ingratis Servine Nefaq]

伊峻洛尼 這個音調，好像是一個拉丁說話——老兄，這個在德文是怎樣說的？

德茲克 不知道感謝的，沒有好人替他盡力！

馬克思（繼續念下）「我們尊貴的主帥，非履得蘭公爵閣下，因為許多待遇上的不平，有意辭去皇帝的軍職以後，但是依據我們同聲的請求，變更意見，可以繼續擔負軍隊的責任，並且沒有我們的同意，不與我們分離；我們一面，對於他應負的義務，我們全體一致，並且每人各人自己，公訂

具體的誓約——對於他永遠保守尊敬、真誠、無論何種情形，我們不能與他分離，爲他犧牲我們所有一切，至最後的滴血爲止，但不妨礙我們對於皇帝所負的誓約上義務爲限。（伊峻洛尼，同時念出最後的一句，）而且我們衆人當中，凡有違反這個公約，及任意脫離者，我們公認爲團體中的叛逆，對於他的生命產業，爲一定的處分，以示懲罰。爲表示這個意志起見，我們各人署名如下。」

德茲克 你是同意嗎，在這個上面簽字？

伊峻洛尼 他爲什麼不可以？各重要的軍官，都可以這樣——一定要這樣——拿筆墨來！

德茲克 還是等到散席以後罷。

伊峻洛尼 （引馬克思前行）他來了，他來了。（一同走到席上）

第二場 德茲克、勞依曼。

德茲克 （向勞依曼暗示，他本在預備桌上等候，兩人同到前面，）你把寫好的東西拿來了嗎，勞依曼？是不是做得這樣，可以很容易掉換的樣子？

勞依曼 我是依樣一行一行的描出，除了關於誓約的地方以外，一點沒有遺漏，完全照你所指示的樣子。

德茲克 好的，將他放在那邊桌上，拿這個就去燒燬！不管他怎樣，我們已經這樣做了。（勞依曼將文件放在桌上，自己退至預備桌邊。）

第三場 伊洛，從第二室中走出德茲克。

伊洛 畢各洛米尼是怎樣的態度？

德茲克 我想沒有什麼，他一點沒有反對的樣子。

伊洛 他是唯一的人，我們所不能十分信任的，他還有他的父親——留心他們兩個！

德茲克 你那一桌上，怎樣情形，我希望，你使得他們高興！

伊洛 完全很真誠的，我想他們是靠得住了。同我以前對你說的一樣——現在的議論，已經不是單要替公爵保持尊嚴。大家一次集合以後，就是一種的反抗，不能不拿自己的意思，去同皇帝磋商條件。我相信，若果不是因為這個畢各洛米尼，連我們這個欺騙的法子，都用不着。

德茲克 白特勒不知有什麼事來了？不要響！

第四場 以前各人，白特勒上。

白特勒 （從第二桌上走來）你們不要招呼，我完全知道你的意思，總指揮，恭祝你的成功——
在我一方面的關係，（很祕密的樣子）請你儘管放心。

伊洛 （很快的）我們能夠這樣？

白特勒 有但書和沒有但書，在我完全一樣。你明白我的意思嗎？公爵儘可以無論怎樣試驗我的真心，請你同他說，他一天做皇帝的主帥，我就是皇帝的軍官，只要他自己願意，要完全自主的時候，我立刻變為菲履得蘭的忠臣。

德茲克 你遇着一個很好的交易。你自己願意替他盡力的人，不是一個極刻薄的，不是菲爾得蘭。
白特勒 （很誠懇的樣子）我並不是出賣我的真誠，德茲克伯爵。而且要是在半年以前，我也不敢勸你同我交換，同我現在所自己提出的一樣。我替公爵將我這個聯隊集合，我想我的榜樣，決不會完全沒有效果。

伊洛 這個誰不知道，白特勒大佐，是全體軍隊的模範！

白特勒 你以為總指揮，我的忠誠，決不能這樣變換，四十年之久所保持的，到六十歲的時候，豈能完全賣出——這是你不明白我的說話，你們自己的程度，或者與我相同，我希望，你們不要以為你們的方法，使我直捷的判斷，變為彎曲。——容易變易的感覺，迅速流動的血液，就是輕易的原因，不然年老的人，總是向長久習慣的正路上去的。來罷！我在這個上面，不是缺少決心的，因為我知道極其明確，我所決定是怎樣的。

伊洛 請你說得明白一點，使我們知道你究竟怎樣——

白特勒 當我一個朋友！我們彼此握手，我自己連我所有的一切，完全是你們的了。不單是我所有的人，還有我的財產，凡公爵所需要的。我在他這的所得的積蓄，完全贈送與他，這是早已決定的，他就是我的繼承人。我在世間孑然一身，完全不知道這種感覺，一個人要替所愛的妻室子女，創立基業。我這生命消滅的時候，我的名字，與我同時消滅。

伊洛 公爵並不需要你的金錢——一個心，像你這樣的，可以抵得千萬的黃金。

白特勒 我來的時候，一個可憐的馬弁，同一個朋友，從愛爾蘭到蒲拉格地方，這個朋友，現在已經故去。由馬號中的小校，因戰爭的功勞，逐漸上升，達到現在尊重同高上的地位，一個奇異幸運的玩具。瓦輪斯丹也是命運的寵兒，我愛他的經歷，同我的相彷彿。

伊洛 凡堅強的靈魂，彼此都互相關連的。

白特勒 這個時候是一個極大的機會，對於勇敢同有決心的人，是極有利益的。你看燦爛的金錢，怎樣在各人手中流動，國土同宮室，怎樣很快的變更主人，從前的老輩出去，新的徽幟同名姓，陸續產生；在德意志境內，一個不被歡迎的北方民族，想永遠居住這裏，瓦依馬爾的君主，準備全力，要在曼恩流域，建設強大的國家，還有孟斯菲爾，只想生命能夠延長，拿戰爭的武器，很勇敢的，替自己擴張產業。這些人當中，誰能及得我們的菲履得蘭？世間沒有太高的地位，這個力量，不能將梯子加在上面的。

德茲克 這個說話，真像一個好漢！

第五場 酒窖管理人同勞依曼走到前面，僕人往來不停。

酒窖管理人 這個好酒若果我從前的主人，我們老夫人，看見這樣的浪費生活，她一定在棺材裏都要翻身——是的，是的，官長先生！這個貴重的家業，是在那裏倒退了——沒有一點限度，一點目的！同公爵結了這種尊貴的襟誼，對於我們家裏，真是沒有好處。

勞依曼 上帝幫助！這個花現在纔將要開放。

酒窖管理人 是這樣嗎？我也聽見許多這種的說話。

僕人（走來）第四桌上又要白根地酒！

酒窖管理人 第七十瓶了，喂，上尉先生。

僕人 這是因為那個德國人，那個梯芬巴克坐在那一桌上。

酒窖管理人（向勞依曼繼續說下）他們要爬得太高，馬上就要同聯邦君主或國王一樣的關係，綽，凡是公爵自己相信這樣做的，伯爵也是這樣，我這個尊貴的主人，再也不肯退後一點。（向僕人說）你站在這裏聽點什麼？還不快點走開，你看那個桌上，那個酒瓶，那裏巴爾菲伯爵面前，只有一隻空的酒杯！

第二僕人（走來）他們要那個大的酒盞，一個華麗的，金鑲的，上面有波罕米亞的徽幟，主人說的，這樣說了，你就知道是那一個。

酒窖管理人 是不是菲力特履在加冕的時候，名家威爾罕母替他造成的那個，蒲拉格戰利品當中最名貴的珍物？

第二僕人 是的，就是那個！他們要拿來傳杯。

酒窖管理人（他搖頭，同時將杯取出並將外面的解開，）他們又向維也納方面要預備什麼了。
勞依曼 給我看看這個！真是酒杯當中的一個珍品！很沈重的用黃金製成高出的花樣，上面許多極靈巧的東西，都是有意義的，同在第一個小盾上面的一樣：讓我詳細看看！一個騎馬的驕貴勇婦，坐在僧杖同僧帽的上面，她拿了一個帽子，掛在竿上，同旗章相並列，旗上有一個酒盞。你可以告訴我，這些是什麼意義嗎？

酒窖管理人 你看見這個在馬上的女人，就是波罕米亞王冠的選擇自由。那個圓的帽子同她所騎的野馬，表示這個意義。帽子是人的裝飾，因為一個人若是在皇帝同國王面前，不敢將帽子帶

上，就不是一個自由的人了。

勞依曼 但是那個旗上的酒盞，又是什麼意義？

酒窖管理人 這個酒盞表示波罕米亞教會的自由，像你所曉得的，我們祖先時候的情形。我們祖先，在霍斯登戰爭中，對於教皇，取得這個光榮的特權，教皇是不與俗人共酒盞的，還有烏特葵斯登教宗的人，一切東西，不能在酒盞上面經過，這個是一個貴重的珍物，波罕米亞人，在屢次戰爭中，費去許多熱血所爭來的。

勞依曼 掛在上面的那個卷軸，說些什麼呢？

酒窖管理人 那個表示波罕米亞的皇家特許狀，我們從路多爾甫皇帝那裏強求來的，一個無價的文件，全國所頌祝歌詠的，裏面規定新教舊教，一律平等待遇。但是到格里斯爾御宇以後，將這個特許停止，到了蒲拉格戰爭以後，菲履特力宮伯，失去他的王冠領土，我們的宗教又恢復高座神壇的狀態，許多教友，離去故鄉，但是這個特許狀，卻被皇帝自己，用剪刀剪成碎片。

勞依曼 你知道這許多！你對於你本土的軼事，真是熟悉得熟了，管理先生。

酒窖管理人 因為我的祖先達波利登，曾任蒲勞考伯同基司加屬下的職務，對於這些事情均有關係的。望他們都在地下自由！他們確是為正義奮鬥的——還有什麼問的！

勞依曼 你先讓我看這第二個小盾。你看，這是同蒲拉格宮殿上的一樣，皇帝的顧問斯那瓦塔同馬梯尼刺將要顛倒自上擲下的樣子，完全不錯！圖翁伯爵，正站在那裏指揮。（僕人拿了酒盞走去）

酒窖管理人 今天這個日子，使我沈默，還是在一千六百十八年的五月二十三日，我覺得好像今天一樣，不幸的戰事發生，使全國人民困苦流離，現在已經十六年了。難道世界上再不會有和平的日子——

在第二桌上 （高聲）瓦依馬克公爵！

在第三桌同第四桌上 伯武哈德公爵萬歲！（中間雜有音樂的聲音）

第一僕人 你聽這個喧嚷！

第二僕人 （跑來）你聽見沒有他們高叫瓦依馬爾的萬歲！

第三僕人 奧大利亞的敵人！

第一僕人 那個路得的信徒！

第二僕人 以前，第俄巴特提出對於皇帝的慶祝，全體沒有一個人開口。

酒窖管理人 酒醉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會做出，一個安分的僕人，不應當有耳朵來聽這些事情。

第三僕人 （在旁邊向第四僕人說）約翰，你注意一點，我們可以有許多事情去告訴倍得爾；他也可以將他的事情，向我們說。

第四僕人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極力想出機會，走近伊洛的椅子左近，他說了許多很奇怪的說話。

酒窖管理人 （向勞依曼說）那個戴十字架的很黑的人，是那一個，他正在那裏同巴爾菲伯爵很親密的談話。

勞依曼 這一個人，也是他們所很信任的，他叫做莫達那斯，是一個西班牙人。

酒窖管理人 總不要同西班牙人有什麼往來，我同你說，他們都是一點沒有用處的。

勞依曼 呢，你快不要這樣講，管理先生。他在他們當中，要算是第一個軍官，公爵對於他，最爲信任。
（德茲克走來將誓約書取去，各桌上均發生動作。）

酒窖管理人 （向僕人說）中將已經起身。你當心！他們就要散席。快將橙子移開！（僕人很快的向後面走去。一部分的客人，來到前面。）

第六場 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二面同莫那達斯談話，兩人走到舞臺的前部，在一邊立定。在對面的一邊，馬克思、畢各洛米尼，獨自一人，自己正在沈思，毫不注意另外的事情。在他們兩面的中間，稍爲退後幾步，白特勒、伊峻洛尼、葛遲、梯芬巴克、苛奈爾脫等，立在那裏，稍停之後，德茲克上。

伊峻洛尼 （在大家正走到前面的時候）晚安！晚安，苛奈爾脫——中將，晚安！我還是說早安更對一點。

葛遲 （向梯芬巴克）老兄，祝你膳後幸福！

梯芬巴克 真是一個帝王的盛筵。

葛遲 是的，伯爵夫人真曉得這個，她是從她的姊丈那裏去學來的，上帝給她幸福！真正是一個內助！

伊峻洛尼（要去的樣子）拿燈來！拿燈來！

德茲克（拿住誓約書向伊峻洛尼走來）老兄！再耽擱兩分鐘。這裏還有要署名的東西。

伊峻洛尼 署名，隨便你要署多少！千萬不要叫我再唸。

德茲克 不再要你費神，這就是那個誓約，你已經知道的，只要畫上幾筆（伊峻洛尼將誓約書交與奧克安夫的時候）這是隨便來的！齊巧碰着的人這裏並沒有一定次序。（奧克安夫將誓約書瀏覽一遍，表面上毫不注意的樣子。德茲克在遠處觀察他的舉動。）

葛遲（向德茲克）伯爵！請你恕我，我現在就要告別了。

德茲克 何必這樣性急——再來一杯——呢！（叫僕人）

葛遲 萬不能再喝了。

德茲克 來點別的消遣。

葛遲 請你原諒我。

梯芬巴克 (自己坐下) 恕我，各位先生，儘管站在那裏覺得酸痛。

德茲克 請你儘管隨便，砲兵總監先生。

梯芬巴克 頭裏是很清爽，胃裏也很舒服，就腳上不能支持。

伊峻洛尼 (指他肥大的身體) 你把這個重量弄得太大了。

(奧克安夫署名後，將誓約書交與德茲克，他轉交與伊峻洛尼，伊峻洛尼走到桌邊署名。)

梯芬巴克 播門戰爭的時候，我們天天在冰雪當中，那種情形，真使我今世不願意再受了。

葛遲 一點不錯！那個瑞典人，他們再也不問問時候。

(德茲克將誓約書交與莫那達斯，他走到桌邊署名。)

奧克安夫 (走近白特勒的身邊) 你不十分歡喜這樣狂飲的宴會，大佐先生，這是我所很看得

出的，而且我覺得，你看戰場上的紛擾，一定比宴會的還好一點。

白特勒 我到要老實說，我是不歡喜這種的宴會。

奧克安夫（親密的樣子，走近一點。）我也是這樣的，你可以完全相信我，而且我很覺得快樂，尊貴的白特勒大佐，我們兩個人的意思，居然相同。至多五六個的朋友，環繞一個很小的圓桌，一瓶託加伊酒，再加上一個坦白的心胸同合理的談論——這樣是我所最喜歡的。

白特勒 是的，若果那裏有這樣的聚會，我也願意來的。（誓約書到白特勒手中，他走到桌邊署名。舞臺前面，只有畢各洛米尼父子二人他們每人各在一邊立定。）

奧克安夫（從遠處向他兒子注視很久之後，稍為走近一點。）你在別處耽擱了很久，朋友。

馬克思（很快的回轉來，不安的樣子。）我——有點要緊事情使我耽擱。

奧克安夫 但是，照我看起來，你現在還沒有在這裏罷？

馬克思 你知道的，這樣極大的喧囂，總是使我不願意講話。

奧克安夫（更向他走近一點。）我不可以知道，你在什麼地方耽擱（狡猾的樣子）——但是

德茲克到是知道的。

馬克思 德茲克他知道甚麼？

奧克安夫 因為只有德茲克一個人，沒有在這裏到處尋你。

伊峻洛尼（他先在遠處注意他們，走到前面，）不錯，老父親！快把他包起來，藏到營中去罷，這是
有點不對。

德茲克（拿了誓約書走來）一個不少了嗎？各人都已署名嗎？

奧克安夫 是已經完全了。

德茲克（高聲喊着）還有那一個沒有署名。

白特勒（向德茲克說）你點點看，剛剛要三十個名字。

德茲克 這裏有一個十字。

梯芬巴克 那個十字就是我。

伊峻洛尼（向德茲克說）他不會寫字，但是他的十字，到是很好，猶太同耶穌，都很尊重他的。

奧克安夫（很急迫的向馬克思）我們一同回去罷，大佐，時候已經很晚了。

德茲克 這裏只有一個畢各洛米尼署名。

伊峻洛尼（指馬克思）當心點，不要漏掉這個石像，使我們今天晚上的事情，完全變為無用。
（馬克思從德茲克手中接過誓約書，他全沒心思的樣子向書看住。）

第七場 以前各人，伊洛從後面室中走出，手拿金的酒盞，且很醉的樣子；葛遲同白特勒

跟上，想將其引回。

伊洛 你們要做什麼快放手！

葛遲同白特勒 伊洛，不要再吃酒了！

伊洛（走到奧克妥夫身旁，將他抱住，一面喝酒，）奧克妥夫，我拿這個給你從前的怨恨，都在這杯盟酒裏消去！我很曉得，你從前不願意我——上帝恕我，我對於你也是一樣！讓過去的成爲過去！我非常愛你了。（同他反覆接吻）我現在是你最好的朋友，而且你們大家曉得有那一個說他壞話，我是對付他的。

德茲克（在旁邊說）你自己還曉得嗎？快想想看，你是在甚麼地方？

伊洛 這有什麼關係，都是極好的朋友。（拿了很快活的面容，向四面看了一轉。）我們這裏沒有

一個壞人。這是使我很高興的。

德茲克（很急迫的向白特勒）快點將他帶走！我謝謝你，白特勒。（白特勒引他到預備桌上。）

伊峻洛尼（向馬克思，他在這個時候以前，一竟沒有心思的樣子，看住紙上。）快完了嗎？老兄，完

全研究過了沒有？

馬克思（好像從夢裏醒來的樣子）我應當怎樣的？

德茲克伊峻洛尼（同時說）把你的名字，寫在下面。（大家看見奧克安夫很着急的樣子，眼光

向馬克思注視。）

馬克思（將誓約書交還）等到明天早晨再講罷，這是一件正事，今天想不清楚。明早送到我那

裏來。

德茲克 他還要想——

伊峻洛尼 豈有此理！快簽名，怎樣？你是我們這裏最年輕的人，決不能比我們全體合攏起來，還要

聰明一點！你看連你父親在內，我們大家都已經署名。

德茲克（向奧克妥夫）顧顧你的面子，快教他——

奧克妥夫 我的小兒，他是已經成年。

伊洛（將酒盞放在桌上）你們在那裏說些什麼？

德茲克 他拒絕在誓約書上署名。

馬克思 我說，這個可以等到明天早晨。

伊洛 這個萬不能等，我們全體已經署名，你一定也要這樣，你一定要在下面自己署名。

馬克思 伊洛，好好睡覺罷。

伊洛 不行，你不能這樣逃去！公爵應當知道，誰是他的朋友。（全體客人都走攏來，圍住他們二人。）

馬克思 我對於他，是怎樣的意思，公爵自己知道，大家完全知道，用不着這種無謂的形式。

伊洛 這就是公爵從他這裏所得的感謝，尋常一竟向大家所提起的。

德茲克（非常狼狽的樣子，向集合攏來的各軍官說）這完全是醉話，不要聽他，謝謝你們諸位。

伊峻洛尼（笑）酒醉是不會造出新的來，不過說出來罷了。

伊洛 那個不贊助我的，就是同我反對。這個很好的良心！他們若果不是由一個後門，由一個但書

德茲克 （很快的接着說）他是完全瘋了，快點不要理他。

伊洛 （大聲叫喊）由一個但書自己幫助。什麼但書！送他到地獄裏去——

馬克思 （變成很注意的樣子，又向誓約書注視）這裏難道有什麼非常可怕的东西？你引起我的好奇心，我到還要細看一下。

德茲克 （在旁邊向伊洛說）你幹什麼，伊洛？你把我們都毀了！

梯芬巴克 （向苛奈爾脫說）我早已覺得，飯前我們念的，是另外一張。

葛遲 我也早覺得是這樣的。

伊峻洛尼 我看這有什麼關係？只要人家有了名字，我也可以寫上。

梯芬巴克 飯前的是有一種保留，且有一個但書，裏面提起對於皇帝的職務。

白特勒 （同幾個軍官說）自己應當覺得慚愧，各位先生！想想看，這是爲的什麼事情。現在這個

問題是我們還是一定要留住主帥，還是由他去職？大家對於另外的小事，何必這樣認真。

伊峻洛尼（向幾個軍官說）公爵將軍隊交給你們的時，也是這樣去掉但書的嗎？

德茲克（向葛遲說）還有你那個供給，每年給你一千枝手鎗的約定？

伊洛 那個說我們是惡人的，自己就是盜賊！誰不滿意，快說出來！我在這裏！

梯芬巴克 喂！大家爲什麼只管說話。

馬克思（已經念完，將誓約書交還）還是等到明朝罷！

伊洛（忿怒之極，口中說不出話，一手拿誓約書，一手拔出劍來。）快寫——猶太人！

伊峻洛尼 咄！伊洛！

奧克妥夫德茲克白特勒（同時說）快把劍放下！

馬克思（迅速將他抱住，奪去凶器，向德茲克說）快送他到床上去罷！（他走下。伊洛還在大聲

怒罵，被幾個軍官將他拉住，在衆人離去中間，幕下。）

第五幕 地點，在畢各洛米尼住宅的一室內，時候，夜間。

第一場 奧克妥夫畢各洛米尼，僕人執燈上，稍停，馬克思畢各洛米尼上。

奧克妥夫 少主人回來的時，叫他到我這裏來——現在什麼時候了？

僕人 快就要天亮了。

奧克妥夫 把燈放在這裏——我們今天晚上不再睡覺了；你可以去睡罷。僕人下。奧克妥夫在室

內來回走動。（馬克思畢各洛米尼上，奧克妥夫沒有看見他，他向奧克妥夫注視一歇之後。）

馬克思 你同我生氣嗎，父親？上帝曉得，這個事情，不是我的錯誤——我看見，你是已經署名；你既然可以這樣，我當然也可以照辦的——但是——你知道——我對於這樣的事情，自己總是有
一定見解，不肯隨便跟了人家走的。

奧克妥夫（走上來同他相抱）你儘管照這個意見做去，他引導你到正當的路上，較之你父親的榜樣，更好得多。

馬克思 你把你的意思說明白一點。

奧克妥夫 我自然要說明。自從今天晚上這個事情發生，我們兩人的中間，再不應當有一點秘密。

(兩人同時坐下) 馬克思，你同我說看，你對於人家拿來叫我們署名的那個誓約書，究竟怎樣意見？

馬克思 我認爲這個是一種無用的東西，因爲我不歡喜這種的形式。

奧克妥夫 你並沒有別的原因，纔拒絕署名嗎？

馬克思 因爲那個是一件正經的事情——我正是心裏很亂——但我覺得這事情並不是很急的。

奧克妥夫 你明白說，馬克思，你一點沒有什麼疑心嗎？

馬克思 爲什麼要疑心？真正連一點都沒有。

奧克妥夫 真要謝謝神靈的默佑，馬克思！使你不知不覺之中，從懸崖上回轉頭來。

馬克思 我不明白，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奧克妥夫 我就要同你說明。你寫上這個名字，是一件極壞的事情，你的義務，你的誓約，都要在這幾筆上，輕易斷送。

馬克思（立起來）奧克妥夫。

奧克妥夫 你坐下，我還有許多話要同你說，朋友，你在一種不可思議的盲目狀態之下，已經好多年了。黑暗的陰謀，散布於你的眼前，一種魔鬼的力量，將你清明的知覺，完全蒙蔽——我現不能再遲，必須將你眼睛上的障礙物，立刻除去。

馬克思 你說話以前，還請你細想一下！若果是一種推測的說話——我恐怕除此以外，更未必有別的——可以不必費事！我現在沒有心緒，來細聽這種事情。

奧克妥夫 你這樣很熱心的避去這個光線，更使我不得不迅速同你說明，我本來可以信任你心中的純潔，可以聽其自行判斷，但是我現在你的心中，已經有一個不幸的網羅罩住——這個祕密，（很堅銳的眼光向他注視）你不願使我知道的，反使我將我的祕密，向你說明。

馬克思（想要回答的樣子，但不能說出，很不安的向地上注視。）

奧克妥夫（稍停一歇）所以你曉得人家在你背後活動——對於你，並且對於我們全體，做成一個極危險的圈套。公爵自己，表面上好像要辭職的樣子；實際上暗中正在準備，想要——盜取

皇帝的軍隊，去同敵人聯合。

馬克思 我知道這個無根的謠言，但是絕想不到，會得從你口中聽見。

奧克妥夫 這個口，現在同你說這個話的，就可以對你保證，絕不是一種無根的謠言。

馬克思 人家難道當公爵是這樣的瘋狂嗎！他可以想將三萬的正式軍隊，其中有一千以上的貴族子弟，其餘亦均善良的兵士，叫他們捨棄誓約，義務，名譽，在一個不正當的行爲上完全聯合起來嗎？

奧克妥夫 他決不是這樣無理的講法——他對於我們，當然名義上有一種正當的主張。他不要別的，他只要全國的和平；因為皇帝不願和平，所以他這樣主張。他可以強迫和平成立！各部分和平的結果，他可以占據波罕米亞，爲自己的報酬，這個在他心裏，是認爲已經取得了。

馬克思 奧克妥夫，照公爵待我們的情形，難道我們——我們應當想他是這樣的嗎？

奧克妥夫 現在所講的，不是我們的怎樣想法。這個事實在這裏，很明白的指示出來。我的兒！我們對於朝廷方面的關係，怎樣壞法，是你所知道的——但是他們的陰謀，怎樣利用欺騙技術，以散

播叛亂的種子，你還完全沒有觀念。軍官的忠義，兵士的紀綱，業已完全消滅。他原來應當扶助國家的，現在毫無義務，毫無法律，完全與國家立於對敵地位，並且以戰爭相恫嚇。現在業已到了這樣地步，皇帝在都城中間，日夜惟恐自己軍隊之叛變，民間小兒，不畏瑞典人，不畏新教徒，獨見了自己的軍隊，立即逃避。

馬克思：快不要講下去！你說得這樣的可怕。我知道，空虛的恐怖，可以使人戰慄；但是幻想真能引出實際的災禍。

奧克妥夫：這並不是幻想，最不幸的國內戰爭，業已發動，我們不能不迅速設法，使之消滅。各軍的首領，早已被其收買，下級兵弁的信仰，業已全體動搖。各處要塞，均付託於可疑的異國人手中，全部希萊境的軍隊，均分配於德茲克的五個聯隊，內有騎兵同步隊，以及伊洛、肯斯來、白特勒、伊陵、洛尼，均係最好的騎兵隊伍。

馬克思：還有我們兩人自己。

奧克妥夫：他以為我們可以利用，拿極優的條件，可以引誘我們。所以他分與我葛那遲及沙垠的

公爵采地，並且我看得很清楚的，要用一種鉤餌，將你擒獲。

馬克思 不對的，不對的！我同你說！

奧克安夫 哦！快張開你的眼睛！你以為人家叫我們到這裏來，到底是為什麼呢？是要同我們商議

事情嗎？你幾時看見菲履得蘭需要我們的意見？他召我們來的意思，就是要我們賣身與他，若拒絕的時候，則將我們扣留為質。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加拉斯伯爵拒絕不來，就是你父親也不會還在這裏，若非因為有重要的職務，將他絆住。

馬克思 他叫我們來的意思，本是很明白的——就是他要借我們的力量，自己保存地位。他幫助我們的事情不少，這也是我們的義務，現在應當替他盡力。

奧克安夫 你知道，我們應當替他盡力的，是什麼事情嗎？伊洛的醉後狂言，已經將這個向你洩露。你到細想想看，你所看見的，你所聽見的，是些什麼。那個虛偽的誓約，將很明白的但書，有意除去，豈非表示這個聯合決不是正當的嗎？

馬克思 對於今天晚上這個誓約書的事情，我認為不過是這個伊洛的一種無聊舉動。這種小忠

小信的人，遇事往往趨於極端，他看見公爵與朝廷不和，他以為極力將裂痕擴大，就是替他盡力。我看公爵自己，完全未必知道這種事情。

奧克安夫 你將你的信仰，全注於這個一人，在你雖覺得確實無疑，真使我感受痛苦。但是這裏沒有可以容忍的餘地——你必須順應事機，必須迅速動作——我還可以明白的同你說——我現在告訴的事情，你覺得萬不能相信的——我是從他自己——公爵的口中聽得來的。

馬克思 （很強烈的激動）再不要這樣說了！

奧克安夫 他自己祕密的告訴我——我是從別的方面早已知道這個消息：他想投降瑞典，以聯合軍隊的力量，強迫皇帝——

馬克思 他是神經受了刺激，在心中不快的時候，他或者自己偶然忘其所以。

奧克安夫 他向我說出這個的時候，他的態度，完全非常冷靜；而且因為誤認我的吃驚，係由恐懼而起，他很簡單的向我說明，從瑞典同薩克遜兩方，均可望得一定的助力。

馬克思 這是絕沒有的，絕沒有的！絕沒有的！你看，這個絕不可能！你在那個必要的時候，表示你的

憎惡，他還是聽你的忠告呢，或者你——你現在不能還活在這裏了！

奧克安夫 我向他宣布我的意見，並很急迫的，很熱心的，對他加以勸告；但是我的憎惡，我中心的覺感，卻一點沒有露出。

馬克思 你原來是這樣的虛偽？這真不像我的父親了！我不相信你的說話，因為你向我說他的不是；我尤其不能相信，因為你自己毀謗自己。

奧克安夫 我自己並沒有強要預聞他的秘密。

馬克思 正直應得他的信託。

奧克安夫 他現在不值得我以真誠相待。

馬克思 你的虛偽，尤其沒有價值。

奧克安夫 我們在這個世間，不能永遠保持小兒的純潔，照我們心裏的趨向做事。對於外界陰險策略之防禦，雖正當之感覺，亦不能永守真誠。我並非使用詐術，我係盡我的義務；依照皇帝的命令而行。一個人若能永遠從心所欲，固然極好，但如此則不能不將正當的目的放棄。現在必需替

皇帝恪盡職務，心裏怎樣說法，我是不願過問。

馬克思 我今天對你不能了解，不能明白你的意思。你說，公爵向你宣布他的心事，是有一個不好的目的，你自己卻因為一個好的目的，反而將你欺騙！我請你快點不要說了——你決不能使我失去一個朋友——也不要使我失去一個父親！

奧克安夫（打斷他的說話）你還沒有完全知道，我的兒！我還有要告訴你的（稍停一歇）菲履得蘭公爵已經準備一切。他信任他的星宿。他想以確實的手段，使我們出其不意——認為已經確有把握。他自己看錯了——我們也已經早有準備。他就要祕密中碰着他的惡運了。

馬克思 千萬不要輕動，父親！你無論如何要答應我。決不可過於倉卒！

奧克安夫 他拿了很輕的腳步，祕密的趨上邪途，但是報復的行動，同樣很輕捷的，很狡猾的，早已跟在他的後面。他現在站在那裏，已經不見四圍，後面完全黑暗，只要再進一步，就要可怖的跟他接觸。——你看見麥斯登堡在我這的，但是你只知道他表面上的職務，他還帶來一個祕密的使命，那個是單給我一個人的。

馬克思 你可以讓我知道嗎？

奧克安夫 馬克思！我這句話，將國家的大局，同父親的生命，都完全放在你的手中。瓦輪斯丹是你心中所崇拜的人，從幼年時代以來，愛情的關係，使你們二人結合——你心中並且抱着一個志願——哦！讓我預先指出你對於他始終信任的原因——你存着一種希望，還要與他發生更密切的關係。

馬克思 父親——

奧克安夫 我信任你的心，但是我能否確信你的定力？若是我將他的運命完全向你說明以後，你還能很安靜的，走到他的前面，絲毫不動聲色嗎？

馬克思 你若是將他的罪惡向我說明以後！

奧克安夫 （從小箱內取出一封信來，放在馬克思的手中）

馬克思 什麼？

奧克安夫 你看罷。

馬克思（他向信內看了幾眼之後）公爵已經判決並被監視！

奧克安夫 是這樣的了。

馬克思 哦！已經到了這樣地步！哦！真是一個不幸的誤會！

奧克安夫 再看下去！自己安靜一點！

馬克思（他看下去之後，很吃驚的向他父親看了幾眼。）怎樣？什麼？你是——

奧克安夫 這不過目前的時候——在匈加利君主未能來到軍中以前，這個軍權暫時交我掌管

馬克思 你相信，你能夠將他推翻嗎？快不要這樣想——父親！父親！父親！你這個真是一個極不幸的職務了，這個文件——這個！你真要使他發生效力嗎？在他的軍隊中間，千萬人環繞之下，將這個有力的領袖，解除武裝嗎？你一定失敗了——你，連我們全體都是失敗了！

奧克安夫 在這個上面，我所冒的危險，我是自己知道的。我是在上帝的手中，他對於神聖的皇室一定在暗中加以護佑。皇帝也有忠義的臣僕；在這個軍隊中間，已有不少的勇士，可以同我共圖

大事的。現在已經選出忠誠的人，將其餘的監視，只要等到第一步正式舉動發見，立刻——

馬克思 難道根據這個疑心，你立刻就要舉動嗎？

奧克安夫 皇帝決不願用十分專制的手段！他決不對於意志，只對於行爲，加以懲罰。公爵的命運，現在還在他自己的手中——若是他不把叛逆的舉動完成，則人家不過將他的軍權解除，他將軍隊交與皇子以後，可以很名譽的退歸林下，非但不算懲罰，實際上對於他極有利益。但是第一步的正式舉動——

馬克思 你說什麼是這樣的舉動？他決不能做很壞的事情。但是你到可以的——你現在已經做了——你已將最高的信任誤解。

奧克安夫 公爵的目的，雖然已有懲罰之可能，但是他表面上的行動，尚有一種緩和的表現。我現在還不使用這個公文，必須等到實際的行爲發現，表示絕對的叛逆，使他的罪狀確定。

馬克思 誰可以做這個的裁判人？

奧克安夫 你自己就可以。

馬克思 哦！那就永遠不要這個文件，我得了你的說話，在你有所舉動以前，一定先向我說明。

奧克妥夫 難道竟有這樣的事情？——這樣的知道一切以後，還能夠相信他的純潔嗎？

馬克思 你的判決可以錯誤，我的心是決不能夠的。（稍為和平一點，繼續說下）他的精神同別人一樣，是不容易判定的。他將他自己的運命，與星辰相關連，他自己實在也同他們一樣，在一個奇異的，祕密的，永遠不可捉摸的軌道上面。你相信我，人家是誤會他了。一切均會自然明白，我們終會看見純潔的光輝，從黑暗的疑雲中間，顯露出來。

奧克妥夫 這個我可以等着。

第二場 以前各人，僕人，稍緩，信差上。

奧克妥夫 有甚麼事情？

僕人 一個急差正候在門口。

奧克妥夫 這樣的早法！他是那個從什麼地方來的？

僕人 這個他不肯向我說明。

奧克妥夫 帶他進來，關於這個事情，一點不要讓人知道。（僕人下，苛來特走進。）你是苛來特嗎？
你是不是從加拉斯伯爵那裏來？你快把信給我。

苛來特 我只有口信帶下，中將他不放心。

奧克妥夫 是什麼事情？

苛來特 他教我向你報告——我在這的可以隨便說話嗎？

奧克妥夫 我的兒子是全知道的。

苛來特 我們把他拿住了。

奧克妥夫 你說的是那個？

苛來特 那個密使，那個賽境。

奧克妥夫 （很快的）把他拿住了嗎？

苛來特 昨天一早，麻爾波朗大尉，在波美爾森林中將他捕獲，他那個時候，正要到雷更斯堡，去同

瑞典人接洽，隨帶了許多文件。

奧克妥夫 這種文件呢？

苛來特 中將已經將這些文件，連同犯人一起，立刻送到維也納去了。

奧克妥夫 哦，好了好了！這真是一個重大的消息！這個人真是我們的無價之寶，將這個重要的事情決定的。——他們尋着許多證據嗎？

苛來特 六包文件，上面有德茲克的徽幟。

奧克妥夫 沒有公爵的親筆嗎？

苛來特 沒有，據我所知道的。

奧克妥夫 那個養境怎樣？

苛來特 我們告訴他要到維也納去的時候，他非常的恐慌。後來阿脫寧季伯爵叫他不必膽小，只要他肯將一切事情，完全說出。

奧克妥夫 阿脫寧季也在你主人那裏嗎？我聽說，他是在林次地方病着。

苛來特 三天以前，他已經到福勞安堡，同我們主人會見。他已經集合六十小隊，精選的隊伍，叫我

向你報告，現在專候你的命令。

奧克妥夫 在這幾天當中，一定有許多事情發生。你什麼時候要去？

苛來特 我等候你的命令。

奧克妥夫 你等到晚上罷。

苛來特 好的，（要去的樣子）

奧克妥夫 沒有人看見你嗎？

苛來特 絕對沒有。那個僧徒，從道院小門裏放我進來，同尋常一個樣子。

奧克妥夫 去罷，你去休息一歇，不要讓人家看見。我想今天晚上以前，還要叫你回去。這個事情，發展得很近了，今天這個太陽，現在纔從天上很有關係樣子，剛剛上升，下去之前，一定可以決定最後的命運。（苛來特下）

第三場 畢各洛米尼父子二人

奧克妥夫 現在怎樣，我的兒？我們馬上就要完全明白了，因為——我知道，一切事情，都是由這個

賽境接洽的。

馬克思（在前場當中，始終立在一旁，現出心中感情交戰的樣子，現在已有決心。）我要稍爲出去見見亮光，再會！

奧克妥夫 到那裏去，快不要動！

馬克思 到公爵那裏去。

奧克妥夫（驚恐）什麼？

馬克思（走回轉來）若果你相信，我在你的這種計畫中間，可以相助一臂，這是你完全算錯了。我的路是一定要正真直的。我不能口中真誠，心中虛僞——不能旁觀，若一個人當我朋友的，很信任我，看他頻於危難，口中不言，我的良心是萬不能安謐的。我有什麼關係，一定要這樣呢。——我到公爵那裏去。今天我還要對他忠告，使他在世間的聲名，可以保存，以正當的方法，使你們巧妙的網羅，歸於破裂。

奧克妥夫 你是要這樣做嗎？

馬克思 我是要這樣，毫無可疑。

奧克安夫 我對於你完全算錯了，真的。我算定一個聰明的兒子，對於善行的手，將他從懸崖上引回的，一定加以助力——不料我發見一個盲目的人，雙眼全為情感所掩蔽，白日的光線，亦不能令其判別。去問他！快去！做一個全無心肝的人，將你父親你皇帝的秘密，當一種的功勞，向他報告。強迫我在時機未到以前，先行發動！而且我這個秘密，直到今天為止，幸得上天的默佑，使平靜的表面，完全將疑雲掩蔽。讓我看見我自己的兒子，用一種狂人的行動，將政治計畫的困苦工作，完全破壞。

馬克思 哦，這個政治計畫，我怎樣的恨你！你們還要由你們的政治計畫，強逼他發生一種行動——是的，你們能使他這樣，因為你們願意他有罪，所以做成他有罪。哦！這是決不能有好結果的——而且將來無論怎樣結局，我預先可以看見，這個不幸的發展，是很近的了——因為這個偉大的人物，若其一朝失敗，一定牽連許多人類，與他同歸於盡，好像孤舟在大海中間，火燄驟發，全體爆烈，所載的旅客，均突然拋擲於水天之中，飄泊無所歸宿，我們與他共同命運的人，在他失敗的

時候，當然也有這樣的情形。

無論你以爲如何，我總只能照我的意見，取一定的態度。我同他，我們二人之間，必須保持純潔。等到最後的一天，自然判明，我還是要失掉一個朋友，還是要失掉一個父親。（他走出的時候，幕下。）

